從翻譯至懷疑：廣東《述報》(1884–1885)的 時事知識取徑

葉嘉*

一、前言

廣東《述報》發行於1884年4月18日至1885年4月3日。1965年《述報》殘稿在臺灣浮出，始入學者視野，取代《廣報》(1886–1891)成為公認廣東首份粵人自辦日報；¹其後散見於兩岸著述，略論、詳著皆具。²《述報》「兼繙海

本文為香港中文大學 China Studies Area Seed Grant 資助課題“Nineteenth-Century Cantonese Literati and Their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Before and After the Opium War: Transformation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Local Cantonese Elites in the Qing Dynasty” (#3133214) 的部分研究成果。本文撰寫期間有賴課題首要研究員黎志添教授、合作研究員嚴志雄教授、卜永堅教授、許曉東教授、何碧琪博士及陳文妍博士悉心幫助，修訂期間幸得兩位匿名評審的寶貴提點以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執行編輯鄭麗娟博士的悉心幫助，謹此致謝。本文部分內容曾發表於2021年3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嶺南文化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再論近代嶺南文化與世界：物質文化、精神領域及情感結構」。

* 葉嘉，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助理教授

¹ 《述報》在戈公振《中國報學史》、梁啟超〈中國各報存佚表〉、李提摩太〈中國各報館始末〉、譚汝儉〈四十七年來廣東報業史概略〉及馮自由〈廣東報紙與革命運動〉等人新聞史著作均不見載。見朱傳譽：〈記《述報》——一張不載於報史的重要報紙〉，《報人·報史·報學》(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年)，頁103–4。

² 按照時序，略論見吳相湘：〈述報影印本序〉，載《述報》(影印本)，收入吳相湘主編：《中國史學叢書》初編第20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年)，頁1–4；朱傳譽：〈記《述報》——一張不載於報史的重要報紙〉，頁95–105；孫文鑠：〈廣州最早的中文日報——《述報》〉，《嶺南新聞探索》1991年第1期，頁53；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61–66；梁群球主編：《廣州報業(1827–1990)》(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9–11。詳著則有碩士論文一篇，即黃大賽：〈廣州《述報》研究〉(廣州：暨南大學新聞系碩士論文，1996年)；以及專著一部，李磊：《〈述報〉研究——對近代國人第一批自辦報刊的個案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年)。

外」，³報載大量譯本，卻鮮見於研究。本文望分析《述報》內標記為譯本的時事新聞，探討日報作為西方而來知識載體，最初在粵地如何發生，面向何人出版，展示何種知識變化。

本文先細察《述報》聲明、告白及承印商海墨樓的書日和地址，描寫其發行背景，推測其受眾為廣東普通知識分子；後透過採樣關鍵卷冊，追溯資訊來源，指出刊中時事知識大多並非取材西報、經語際翻譯而來，而是轉錄中文報刊、經語內重組而成。刊稱的「兼繙海外」是表象，甚至有「偽譯」的可能。《述報》的消息來源有限，但以諸多拼接移轉手法，持續每日將西方時事呈現為一種在經典和制藝之外的知識類別，知識圖景在報譯並行之下已生新變。對讀譯本又知，《述報》按日譯報之際，亦習得一種對於知識存疑而「照錄」的態度。懷疑的取態同時顯現於刊內對於學制、仕制日益尖銳的評論。本研究望說明，讀報和譯報在1884至1885年已進入廣東知識分子視野；譯報而來的西方時事一面催生新的知識類別，一面激發對傳統知識與體制的檢視，其效具雙重性；報刊翻譯乃西方報刊文化形塑晚清廣東士人的重要界面，值得深入探討。

二、《述報》大略

《述報》無完冊存世，⁴編者不明，最初視為失載；⁵後有四項猜想，均未得透徹證明。一為兵部尚書兼兩廣海防欽差彭玉麐（1816–1890）在粵所創，惟「文獻不

³ 〈述報緣起〉，《述報》，1884年4月18日，頁1b（總頁2）。

⁴ 《述報》經營共353天，逢初十、二十停刊，約刊出日報320份，按月合訂為十二卷廿四冊，現藏缺第八冊兩卷及第九卷上冊。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存甲申年第一卷上冊、第七卷上下冊、第十卷下冊、乙酉年第一卷上下冊、第二卷上下冊，合共八冊。1965年，臺灣學生書局據以影印，收入吳相湘主編《中國史學叢書》初編第20冊。涉中法戰爭的文章再經選出，錄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述報法兵侵臺紀事殘輯》（全三冊）（臺北：臺灣銀行，1968年）。新聞學者方漢奇藏甲申年第五卷上冊、第六卷上下冊、第七卷下冊、第九卷下冊、第十卷上下冊，合共七冊。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藏四冊，不出方藏範圍。《述報》每月摘錄日報內容，編為《格致便覽》和《近聞》，亦有少量見藏，詳參李磊：《〈述報〉研究——對近代國人第一批自辦報刊的個案研究》，頁25–31。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http://www.cnbkscn/>）收錄《述報》第一至五卷及《格致便覽》和《近聞》。惟該數位資料於2021年夏方開放使用，在本文著畢之後。本文乃基於筆者可得的1965年影印本，以下文第四節所述的原則取樣分析，相關論述經對照數位資料，亦確認無誤。

⁵ 朱傳譽：〈記《述報》——一張不載於報史的重要報紙〉，頁103；孫文鑠：〈廣州最早的中文日報——《述報》〉，頁53；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頁61。

足徵」。⁶二為上海洋務總局委員鄺其照(1836-?)奉調入粵所辦，⁷後證實鄺抵粵時間與《述報》創刊不符。⁸三為廣州海墨樓石印書局主人主理，據測為一位親官府、非官員、具財力而富學養的士紳，書局主人有否主筆《述報》則未能定。⁹四為香港《孖刺西報》(*Hong Kong Daily Press*, 1857-1941)華版《中外新報》下設的子報。¹⁰惟此論基於片面證據，且非經學術論著提出，有待進一步查驗。

《述報》主筆不明，不應用作否定《述報》價值的理據。晚清民辦報刊匿名或改名發布的現象十分常見，多為防以言入罪。¹¹「匿名」的狀態本身，表徵其時的言論氣候；識別有阻礙處，當循他徑。《述報》承印商、讀者群、文本特徵、售書地址等方面，都可入手。以下逐一述之。

《述報》承印商是羊城海墨樓，權責載於每期首頁，乃毫無疑問。海墨樓使用高成本的點石印法，¹²地處商貿活躍的十五甫多寶大街，地址在1884年〈粵東

⁶ 吳相湘：〈述報影印本序〉，頁3。

⁷ 黃大賽：〈廣州《述報》研究〉，頁10-11。

⁸ 李磊：《〈述報〉研究——對近代國人第一批自辦報刊的個案研究》，頁56-58。

⁹ 同前注，頁58-59。

¹⁰ 陳曉平：〈《述報》是香港《中外新報》的子報〉，壹讀：<https://read01.com/zh-hk/G7Jd8O.html#.YaRhzdBBwb4> (發布日期：2017年1月17日；讀取日期：2021年11月21日)。陳曉平指《述報》常引述《申報》，《申報》消息不少來自「中外新聞」，而「中外新聞」在晚清報刊常與「中外新報」通用，「中外新報」即《孖刺西報》的中文版。作者又在《述報》1885年2月3日〈王事靡盬〉一則，見內文以「本館西字報」消息斥「某西報」另一消息之不確，據字面推測「某西報」內容來自《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作者又據《德臣西報》與《孖刺西報》為當時香港兩大英文報，而認為「本館西字報」必為《孖刺報》無疑，自稱屬於「本館」的《述報》是其子報。兩則證據並之，作者相信《述報》是香港《中外新報》的子報。此論頗有創見，惟僅出一例未能將《述報》與《中外新報》全面對比，暫不能採納關於子報的推斷。

¹¹ 清末幾份大報的起落可見一斑。《強學報》(1895)易名《時務報》(1898)，遷址至上海公共租界，一年後乃查封，是為一例。《蘇報》由創辦人胡璋的日本人妻子在上海公共租界註冊，得以刊行七年之久(1893-1906)。章炳麟、章士釗、鄒容執筆之後，即以亂賊為名被捕，《蘇報》被封。嚴復《國聞報》(1897)設在天津使館區，後報館盤給日人，報上加印明治年號，以日資日辦的面貌流通。詳見 Lin Yutang,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6), pp. 94-113；孔祥吉、村田雄二男：〈從中日兩國檔案看《國聞報》之內幕——兼論嚴復、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的新聞實踐〉，《從東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與人物》(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07-95。

¹² 朱傳譽：〈記《述報》——一張不載於報史的重要報紙〉，頁104-5。

省城圖)已有標記,¹³出品不乏晚清廣東名士要員的書畫尺牘真跡拓本,有潘仕成(1804–1873)、吳榮光(1773–1843)、伊秉綬(1754–1815)藏書縮印本若干,¹⁴可見書局的文化資源甚為豐厚。

《述報》的讀者群體,可依文本特徵、售書地址和海墨樓書目來推測。《述報》十開本對折裝訂,每期八至十版。內容以字數計,依次為新聞、評論、告白。新聞短且多,數十字至百字不等,一版六至八則。評論長而少,每期一至兩篇,多佔全版。告白有聲明、廣告、船期三類,首頁聲明每期基本相同,末頁廣告以海墨樓書籍為主。版式從右至左通欄直印,不切割版面,不區別字體,樣式更近乎書,不用港滬大報的「新聞紙」樣式。《述報》格局處於書刊與報紙的過渡,或許因為印刷上難行大報的體例,抑或是報未大行,刊方企以書的樣式來接觸讀者。全刊用淺近文言,少奇難字詞。新聞記敘為主,語趨直白。引經據典處,皆屬常見典故。合併觀之,《述報》面向一般學力的讀者,趨廣而通俗。

此外,《述報》所採音譯多不近官話,更符粵音,可見區域性。如地名 Singapore 譯作「星架坡」或「星架波」、「新嘉坡」,Glasgow 作「嘉刺士谷」,Birmingham 作「巴明咸」,Calcutta 作「架拉吉打」;報刊 *Le Matin* 譯作「馬顛日報」,*Strait Times* 作「土地列士太唔士報」,*Amoy Gazette* 作「廈門嘉薛西報」;船隻 *Glenroy* 作「忌連高」,*Waverley* 作「華花利」;¹⁵還有 insurance 作「燕疏」,The Oriental

¹³ 見南海馮活泉續繪、新會陳信氏輯說:〈粵東省城圖〉,出版地、出版者不詳:清光緒十年(1884)秋季刻。圖檔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檔案編號 ark:/12148/cb40603936q;電子圖檔見BnF Catalogue général: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2505961d/f1.item>。

¹⁴ 見海墨樓出版書目告白:〈海墨樓石印書局告白〉,《述報》,1884年4月19日,頁碼不詳(總頁19);〈書院月課告白〉、〈〔新?〕出書畫告白〉及〈本館告白〉,見《述報》,1884年4月19日,頁碼不詳(總頁20);〈粵東海墨樓發售石印書〉,《申報》,1885年7月27日,版5;〈織墨齋啟〉,《申報》,1886年3月5日,版5;〈甘本新板增補真珠船〉,《申報》,1886年9月19日,版5。

¹⁵ 「星架坡」見〈糊設燕梳〉,《述報》,1885年1月22日,頁26b(總頁296);「星架波」見〈土人生事〉,《述報》,1885年2月2日,頁66b(總頁376);「新嘉坡」見〈財色雙偷〉,《述報》,1884年10月31日,頁48a(總頁123)及〈亡兵被獲〉,《述報》,1885年1月22日,頁28b(總頁300)。「嘉刺士谷」見〈譯登英報〉,《述報》,1884年10月25日,頁28b(總頁84)。「巴明咸」見〈新建站路〉,《述報》,1885年1月22日,頁26b(總頁296)。「架拉吉打」見〈西報彙錄〉,《述報》,1885年1月22日,頁27b(總頁296)。
〔下轉頁53〕

Bank Corporation 作「金寶銀行」等譯法，以及「銀紙」、「賣豬仔」、「三舩」等說法，¹⁶只在粵港澳地區常用。

另外，《述報》有為數不多的自採新聞，亦以本地消息為主，多涉基建、罪案。例如，1884年10月20日〈狡謀洩露〉錄數百華人自深水埔渡江往港島打劫不遂一案，〈介然成路〉述粵憲議由省城北門關路直達虎門一事，〈增築土台〉載流花湖土山改建為砲台工程一議。¹⁷1884年10月21日報，有〈建橋駐兵〉言粵憲將在新會香山一帶水域增設木橋、水閘。¹⁸粵音、粵詞、粵事入文在《述報》屬於常態，可見預設讀者包括慣用粵語的本地讀者。

至於售書地址，每期頭版聲明均有列出，悉為書肆，包括省城多寶大街海墨樓石印書局、十八甫嘉禾書室、十七甫品經堂、雙門底儒林閣彭洪記、河南金花廟源信棧。¹⁹就〈粵東省城圖〉所見，門市位處要址。金花廟和源信棧為河南繁華開放一隅。十七甫、十八甫及海墨樓所在的十五甫，是沿西濠護城河而立的傳統商業盛地，隸屬南海縣，由城西太平門、西門可直達省城中心。²⁰雙門底在省城中軸線之央，四周密佈政軍各府、外國使館、官學與書局；此地也有學政部門提督學院、同文館、貢院和廣州三大大學宮——廣州府學宮、南海學宮及番禺學宮，距離粵地最高學府學海堂則較遠。學宮及同文館向朝廷舉

〔上接頁52〕

頁298)。「馬顛日報」見〈法人妄言〉，《述報》，1884年10月19日，頁4b(總頁36)。「土地列士太唔士報」見〈亡兵被獲〉，頁28b(總頁300)。「廈門嘉薛西報」見〈譯錄廈報〉，《述報》，1884年10月30日，頁43a(總頁113)。「忌連高」見〈不允交炮〉，《述報》，1885年1月17日，頁6b(總頁256)。「華花利」見〈雄兵赴台〉，《述報》，1885年1月22日，頁27b(總頁298)。

¹⁶ 「燕疏」見〈朔設燕梳〉，頁26b(總頁296)。「金寶銀行」見〈銀行電音〉，《述報》，1884年5月8日，頁26b(總頁28)；〈派欸郵音〉，《述報》，1885年1月17日，頁5b(總頁254)。The Oriental Bank Corporation 當時多譯作「東藩滙理銀行」。「銀紙」見〈銀行電音〉，頁26b(總頁28)；〈澳門近事〉，《述報》，1885年1月17日，頁8b(總頁260)。「賣豬仔」見〈亟宜查辦豬仔以清其弊說〉，《述報》，1885年2月5日，頁74a(總頁391)。「三舩」見〈狡謀洩露〉，《述報》，1884年10月20日，頁7a(總頁41)。

¹⁷ 〈狡謀洩露〉、〈介然成路〉及〈增築土台〉，悉見《述報》，1884年10月20日，頁7a(總頁41)。

¹⁸ 〈建橋駐兵〉，《述報》，1884年10月21日，頁12b(總頁52)。

¹⁹ 見《述報》1884年4月18日，頁1a(總頁1)及1884年5月7日，頁23a(總頁21)告示。

²⁰ 南海之捕屬，參鄭榮、張鳳喈、王壩主修：《續修南海縣志》，清宣統庚戌(1910)刻本，卷1〈圖說〉，縣境全圖，頁2b-3a。

薦人才，多收貢士，僅少數學生為舉人或以下。由此看來，《述報》售書網絡極接近省城政要和高等官學，目標讀者顯然包括官員、商人、士紳、貢生為主的粵地菁英；門市選址亦反映刊方有實力進駐重地。

《述報》亦不只重視較高學力者或權貴階層。承印商海墨樓在《述報》的告白顯示，未過童試、鄉試的學子同樣是目標讀者。海墨樓素有代印書院月課的業務，每月蒐集羊城、越華、粵秀書院講學所用卷經，外加山長選出生文、童文四十篇，合印成冊，供學子訂閱。²¹三大書院以預備本省學生應考童鄉二試為主，不似學宮、同文館一般兼收各地學子、擢拔政治人才，整體程度低於學海堂、菊坡精舍和應元書院。²²三大書院實際也位於雙門底一帶。粵秀書院與鹽運司署同址，與提督學院一街之隔。羊城書院在龍藏街，地處鹽運司與大佛寺之間。越華書院位於司後街，在廣州布政使司、廣州府及法國領事館正後方。²³亦即是說，海墨樓及《述報》的售書網絡很可能覆及三大書院的學子。

海墨樓有不少書籍，正是為一般學子而設。出版書目除名家書畫之外，其餘多為科舉備考用書。例如，《小題真珠船》、《新板增補真珠船》、《縮本精選試帖》為考題合集，《縮本詩海》、《彙選試帖萬首》、《黃植庭觀察評選粵秀書院課藝三刻》為範文精選，四書、五經、六朝唐賦等必讀經典，更有多版便攜縮印本。²⁴若假定《述報》與海墨樓受眾有相當重疊，則可推測，《述報》預設讀者包括廣東本土中至中下學力人士，屬於甚至低於「普通」士人，即尚未入仕、無社會影響、思想亦不超前的讀書人；廣東本省府州縣學的書院學生是其中一群，義學、社學未入庠序的學子則不包括在內。²⁵

²¹ 〈書院月課告白〉，《述報》，1884年4月18日，頁碼不詳（總頁20）。

²² 各書院收生要求，見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8年），頁273-78。康乾年間廣東書院大增並科舉化的過程，見劉書頁38-74及馬鏞《中國教育通史（清代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28-29。

²³ 粵秀書院（亦作越秀書院）、越華書院及羊城書院地址，分別見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頁44、52及59。相對位置的描述以1884年〈粵東省城圖〉為參考。

²⁴ 見海墨樓出版書目告白，詳注14。

²⁵ 這一判斷或亦可用兩位學者提出的範疇來概括。一為「功能性識字程度」（functional literacy），見Evelyn Sakakida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pp. 2, 23；二為「普通知識分子」，見卞東磊：《古典心靈的現實轉向：晚清報刊閱讀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頁3，注4。

海墨樓書目還可見《述報》其他關聯。據馮展雲真跡拓本的告白，海墨樓主理印事，書稿來自織墨齋。²⁶織墨齋自1883年在《循環日報》和《申報》刊登廣告，主售應考書目，與海墨樓出品近乎重合。²⁷據《申報》告白，織墨齋「搜採近時各省試稿、窻稿、社稿」，屬供稿、編輯無疑；發行在「粵東羊城西關十五甫外多寶街」的「羊城點石書局」，²⁸與海墨樓一致。「羊城點石書局」信為海墨樓的別稱。可以推測，織墨齋與海墨樓，是編與印的關係。1885年7月《申報》告白稱，織墨齋、海墨樓的應考叢書銷至「上海掃葉山房、抱芳閣、醉六堂及各書坊」。²⁹也就是說，海墨樓在《述報》刊行前後，確實發展著針對一般科舉考生的成熟業務。由此推測，《述報》確傾向粵地「普通」士人。這與前述《述報》簡明樸素的文字風格，以及粵語為本的音譯習慣，是互相契合的。

據海墨樓、織墨齋與滬港的聯繫，可知《述報》不只在省內流通。早有學者注意到，《述報》時常報導中法戰爭致使粵垣海防吃緊，雜稅大增，民不聊生，風氣大敗，其文字描寫極生動刺激，對其他地區的閱報人士也有吸引力。³⁰筆者亦發現，《述報》獨家本地新聞不時向滬輻射。前述1884年10月底〈建橋駐兵〉和〈介然成路〉兩則，均一字不改，載入1884年11月1日上海《益聞錄》。³¹1885年1月18日〈恭錄彭宮保贊羅雪谷先生詩詞〉一文，後來被同月23日《字林滬報》轉錄。³²《述報》確有參與港滬為中心的晚清報界的時事知識流動。

²⁶ 〈馮中丞書聖主得賢臣頌告白〉，《述報》，1884年4月19日，頁碼不詳（總頁20）。

²⁷ 見〈羊城點石書局告白〉，《循環日報》，1883年1月17日，版1；〈羊城點石書局告白〉，《循環日報》，1883年3月15日，版1；〈點石縮本小題真珠船發售〉，《循環日報》，1883年5月21日，版1；〈縮本小題真珠船發售〉，《申報》，1883年6月19日，版9。本文參考中國青蘋果數據中心《申報》全文數據庫（網址：<http://spcuhk.egreenapple.com/web/index.html>）及香港公共圖書館「多媒體資訊系統·香港舊報紙」（網址：https://mmis.hkpl.gov.hk/web/guest/old-hk-collection?from_menu=Y&dummy=）的《循環日報》數位館藏，下同。

²⁸ 〈縮本小題真珠船發售〉，版9。

²⁹ 〈粵東海墨樓發售石印書〉，《申報》，1885年7月27日，版4。

³⁰ 蔣建國：〈廣州《述報》與地方新聞報導（1884-1885）〉，《國際新聞界》（2011年第4期），頁108-12。

³¹ 〈建橋駐兵〉及〈介然成路〉，見《益聞錄》，第6冊，第406號（1884年11月1日），頁513、515。凡晚清中文期刊，本文參考「全國報刊索引」的數位館藏，下同。

³² 〈恭錄彭宮保贊羅雪谷先生詩詞〉，《述報》，1885年1月18日，頁12a（總頁267）；〈錄彭宮保贈羅雪谷先生詩并序〉，《字林滬報》，1885年1月23日，版7。

《述報》與粵地學界及滬港報界的關聯，都是過往研究不曾明指的特徵。上文大略可補《述報》研究之闕，亦可供再思報紙這一媒介在晚清廣東士人之間的流通情況。一般認為，晚清士人多不讀報；縱經鴉片戰爭，西學東來，洋報創立，晚清學人對現代報刊並無明顯反應，直至戊戌前後，始視之為一種知識的載體。³³當時可讀的報紙確實不多。英國在粵外交傳譯梅杜史(Thomas Taylor Meadows, 1815–1868)在1847年《中國散記》寫道，一位英國人在英國能泛讀各報，汲取準確資訊，一位中國人在中國卻只讀《京報》的諭錄令旨，徒得滿紙偏頗；中國讀書人大多一心入仕，不習外文，也不好提問，與報之不興也有關係。³⁴報紙的流通亦不廣。早期報史認為鴉片戰爭之後，口岸報刊增多，但華報多為牟利，華報讀者一直僅為商人買辦。流通途徑為訂閱到戶或沿路叫賣，受眾十分有限。百姓對報紙不感興趣，認為是洋人玩意，甚至是妖言惑眾，不允學子、學童接觸。報紙流通於大眾，至少要到甲午後鐵路電報網絡初見規模、議政氣氛較為熱烈時才見發端。³⁵

口岸日報的重要性，也是至甲午後才有所記載。張之洞回顧同治中期滬報，言「特所載多市井猥屑之事，於洋報采摭甚略，亦無要語」，乙未(1895)後華報方令閱者「始知有神州」、「始知有時局」。³⁶1895年，鄭觀應《盛世危言·日報》言「士君子讀書立品，尤貴通達時務，卓為有用之才。自有日報，足不逾戶庭而周知天下之事」，³⁷方見一種對報刊的明確肯定。1896年，李端棻奏請廣設報館，維新風起，官報民報大行，則為後話。1905年，王國維言「庚辛以還，各種雜誌接踵而起。其執筆者非喜事之學生，則亡命之逋臣也。此等雜誌本不知學問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雖時有學術上之議論，不但剽竊

³³ 有關論述之總結，見卞東磊：《古典心靈的現實轉向：晚清報刊閱讀史》，頁9–13。

³⁴ Thomas Taylor Meadows, *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and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London: Wm. H. Allen and Co., 1847), pp. 229–30. 原文為英文，筆者述為中文。

³⁵ 三部早期報史對於晚清華報的性質和讀者都有類似判斷，見 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Taipei: Ch'eng-Wen, 1966), pp. 64–66, 81; Lin,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p. 87–90;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頁102–3。

³⁶ 張之洞：《勸學篇》，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中江書院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5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內篇，〈閱報〉，頁17a–b。

³⁷ 收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347–48。

滅裂而已。」³⁸王國維對學術之純有所慮，而對報刊之用有所疑，又是庚子(1900)、辛丑(1901)後報刊大行的另一種證明。

梅杜史的觀察基於一般學人，主流報史的敘述重於普羅大眾。兩者並之，可見士人為報立言是晚清極晚期的事。那麼，在鴉片戰爭之後、戊戌民報大興之前，廣東名士重臣的讀報經驗究竟如何呢？郭嵩燾(1818-1891)在此階段的日記或可作一表徵。郭在同治二至六年(1863-1866)署理廣東巡撫，期間不時收悉西書，試用西器，接見洋器工匠，兩次提到鄒伯奇的西學著述；³⁹報刊則毫無記錄。僅在解任回鄉之後，同治六年(1867)年七月份友人寄得「京報四本」。⁴⁰「京報」即清廷公告謄抄。⁴¹光緒五年(1879)起，日記始有閱報記述。在這一年，郭嵩燾讀的報紙皆為友人送閱，絕大多數為《申報》，獨有一則為《循環日報》；他關心的主要是官員任命、調動、開缺、亡故的消息。⁴²這些消息本就源於京報，即郭此時仍視《申報》為京報速遞，而非定時獲取時事知識的渠道。郭從《申報》讀取外國新聞的首筆記錄，是在同年五月廿七日，言「《申報》偶見各國新聞，臆揣之耳」。⁴³他似乎不太相信報中非源於京報的資訊。對於涉及外語中譯的消息，則更存疑。光緒六年(1880)七月廿五日，他記錄當日看過《申報》一則發於同月十三日的電報，謂「詞句甚繁，云系俄人愛諦美敦」，因為語言冗贅而不解；⁴⁴同年八月廿五日，有感於中俄時局，再次提到這則電報，想起消息轉譯自「晉源日報」(*The Shanghai Courier*)，細思未必可信。按日記時

³⁸ 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教育世界》第93號(1905年1月上旬)，頁3。

³⁹ 例如，同治三年(1864)，郭在四月十八日閱洋人輿圖，見《郭嵩燾日記》，收入郭嵩燾著、梁小進主編：《郭嵩燾全集》第9冊(長沙：岳麓書社，2012年)，頁14；同年七月初九，吳子登攜千里鏡來，郭悅，見同冊頁24。同治四年二月二十日，又經吳子登引薦，見洋器工匠林開祥，識「於西事最熟悉」的鄒夢蘭，見同冊頁69-70；同月廿七日，再由吳子登「攜示鄒特夫所藏《地球行度圖》」，見同冊頁72；同年六月廿九日，閱鄒特夫代撰馮景亭〈西算新法直解序〉有所感，見同冊頁131。

⁴⁰ 同治六年(丁卯，1867)七月初一，「達山遞到張竹汀一信，並寄到京報四本」。見《郭嵩燾日記》第9冊，頁276。

⁴¹ 戈公振：「『京報』所載，首宮門抄，次上諭，又次奏摺，皆每日內閣所發抄者也。」見《中國報學史》，頁33。

⁴² 光緒五年日記提到《申報》各處，見《郭嵩燾日記》第11冊，頁159、166、213、215、265、267、298。讀《循環日報》一則，見同冊頁69。

⁴³ 《郭嵩燾日記》第11冊，頁273。

⁴⁴ 同前注，頁289。同頁注1曰：「愛諦美敦，ultimatum(最後通牒)的音譯。」

序翻尋，郭看到的「愛諦美敦」相信是《申報》1880年8月21日（光緒六年七月十六日）〈軍書旁午〉一則。消息轉載自「《晉源報》云：『三日之前，……』」，⁴⁵與郭日記寫的「十三日」吻合。郭謂「詞句甚繁」而至不確的觀感，也來自這一則消息：「報中詞句甚長，聞係俄之哀的美敦書也。」⁴⁶縱然不信，郭似乎在這一經歷之後，開始記錄更多讀報而得的消息。他關心的時間亦從官員人事變動拓至內政、外交，甚至正陽門鬧狐仙之類的異事。⁴⁷光緒八年（1882）八月初六，郭述及湘官涂郎軒、龐省三因《申報》報導湖南官員不力、縣民滋事的消息而上奏要求廢《申報》一事。郭認為涂、龐「其愚誠不可及也」，報紙斷不可廢。⁴⁸可見，郭嵩燾從不讀、不信報紙，而至習慣在報紙上獲得資訊。這一轉變發生在光緒五至六年間（1879–1880），雖非在郭主理廣東期間發生，仍信為報紙通達菁英階層之兆，亦非常接近《述報》創刊。《述報》創刊略早於張之洞就任兩廣總督的時間。張於光緒十一年（1885）四月初二上〈景軍越境會勦及撤兵還界摺〉，特附「東京法人新聞紙」的中譯本以陳情。⁴⁹這是其奏摺中前所未有的舉證方法。可見，此時洋報中譯在廣東已被視為一種有效的情報和訊息來源。

據上可知，晚清士人對報刊的接納並非一蹴而成；報刊如何進入士人視野，關乎士人所持之「知識」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可脫於鴉片戰爭後的格局而論。鄭觀應倡日報，與他受道教信仰與西學而啟發的治世思想，以及他通電報、踐洋務、行慈善之舉措，固不可割裂。⁵⁰王國維斥雜誌，與其在1903至1907年經日譯本遍涉西方哲學、心理學、倫理學，對讀中國哲學，而漸入「獨學」的求知軌跡，亦難以分離。有見及此，則不能不對鴉片戰爭之後、戊戌之前的晚清報刊行一種讀法，即報刊之被置可否，應視作士人與知識結構變化的

⁴⁵ 〈軍書旁午〉，《申報》，1880年8月21日，版1。

⁴⁶ 同前注。

⁴⁷ 光緒六至九年日記提到《申報》所載官員調動的消息，見《郭嵩燾日記》第11冊，頁386、394、413–14、436、446、462、471及586；外國及外交消息，見同冊頁300、330、527；內政事宜，見同冊頁496–97、506、521–22、540、603、606；「正陽門狐徙」，見同冊頁616。

⁴⁸ 廢《申報》一議，見《郭嵩燾日記》第11冊，頁507。

⁴⁹ 見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第1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卷10，頁25a–33b。

⁵⁰ 相關論述，詳見黎志添：〈鄭觀應「仙道」與「救世」的思想和實踐：兼評其對清末民初道教發展的影響及意義〉，《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7期（2018年7月），頁151–202。

反映。《述報》在戊戌民報大盛之前已經出現，穩定刊行一年，體量可觀，固應視為晚清廣東普通士人知識變化的一份重要存據。

事實上，知識之變在《述報》出版緣起已可略見。發刊辭言，日報長於「使上下消息，一氣相通；中外情形，瞭如指掌」，館主取「日報及公法、和約、西學等書」，「中國現有之各報，靡不購閱」，通商各國之著名報刊，亦「多方羅致，以便譯讀」、「繪圖貼說，兼繙海外」，惟求「日積月累，自能中外貫通」。⁵¹ 對比起《述報》潛在讀者所苦讀的經史子集、考題集萃，所醉心欣賞的字畫墨寶，《述報》每日呈出各國報刊時聞，乃展示另一種知識類型，可歸於「資訊」(information)，即「知識」(knowledge)中未經提煉、未得消化、未及系統化之一種。⁵² 《述報》幾乎每一則新聞都標記知識來源；涉外新聞的來源多為一份外文報刊，一條外電，或一則來自外國某地或某外國人的消息(附表「文內來源標記」一欄)。通刊讀下，果有「兼繙海外」之感。就表面所見，《述報》無疑是以翻譯為徑，併用中西報刊資訊、主動探知西方當下的一宗知識生產。究竟如何取徑，如何生產，反映知識的甚麼變化？此一小問，自《述報》大略浮出，為過往研究所未及，續試論之。

三、《述報》的過程：知識生產和翻譯研究的角度

學者過往閱《述報》多以主流報史或清史為綱。一般認為，《述報》雖為粵地首份中文日報，但無實質影響。理據不出兩種。一種就新聞質量而言。十九世紀下半葉，華報初見採訪機制，⁵³ 《述報》以轉載為主，自行編採較少，遜於同一時期《申報》、《循環日報》等，不足為道；⁵⁴ 另一種就史料價值而論。報內載中法戰爭，合於晚清輿論氣候，屬在粵「反法鬥爭」⁵⁵ 及「法兵侵臺」⁵⁶ 的一般記載，無

⁵¹ 〈述報緣起〉，頁 1a-b (總頁 1-2)。

⁵² 「資訊」與「知識」之別，見 Peter Burke,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2016), pp. 11-14。

⁵³ 一般認為，中文日報採訪制度始於上海《申報》。1871年臺灣牡丹社事件後，中日糾紛連綿三年，1874年，《申報》始自行蒐集中日外交一手資料；1883至1885年中法戰爭，開始派出戰地記者。見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pp. 67-68; Lin,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 88。

⁵⁴ 李磊：《〈述報〉研究——對近代國人第一批自辦報刊的個案研究》，頁 246-55。

⁵⁵ 梁群球主編：《廣州報業(1827-1990)》，頁 11。

⁵⁶ 〈弁言〉，載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述報法兵侵臺紀事殘輯》，頁 1。

甚特殊。亦有兩種意見兼之，言《述報》非大報，又與粵地士紳洋人交好，具「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但「在維護國家的主權和民族的尊嚴，譴責帝國主義的侵略活動等方面，是態度明朗的」，畢竟有功，值得肯定。⁵⁷

上述種種止於功過評斷，自有所失。學者一致看到《述報》內容依賴轉載中西各報，但多視此製作為中性、線性的消息傳遞媒介，鮮有談及刊方知識從何處來、如何入報；即便有所探討，選例莫不隨意，且慣依刊中所書，並不查實來源而窮其成刊過程。⁵⁸以知識史論檢視《述報》過往研究，或可明陳其細。知識史論認為，知識生產與傳播的軌跡，多受獲得知識一方的文化環境所影響，甚至由之決定。⁵⁹任何知識，不論吉光片羽或龐然大系，凡自一個文化進入另一文化，必不是單次單向、暢通無阻的過程，而必會因目的地狀態而生變，出現嫁接 (transplantation)、移轉 (displacement)、協調 (negotiation)、轉化 (transformation) 和脈絡重組 (recontextualization) 的可能。⁶⁰所以，《述報》不應理解為單純的消息轉錄或中性的新聞製作，研究時亦不應囿於「西學東漸」的說法所啟發的滲透模式 (diffusion model)，⁶¹而應廣採樣本，對其內容的形成行具體

⁵⁷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頁64–66。

⁵⁸ 如李磊專著，僅取1885年1月17日及22日兩日，依字面判斷《述報》整體文本資源。見李磊：《〈述報〉研究——對近代國人第一批自辦報刊的個案研究》，頁139–43。羅列而不查源的描述，亦見方漢奇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1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482。

⁵⁹ 見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2000), p. 2; idem,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II: From the Encyclopédie to Wikipedia*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2012), p. 4; idem,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pp. 10–11。

⁶⁰ Burke,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p. 42.

⁶¹ 「滲透模式」大致是指，中國乃至東亞現代知識的形成，源於西方主導的知識體系主動向外傳播，傳播的對象被動接受、逐漸認可，以至參與生產。費南山 (Natascha Gentz [Vittinghoff]) 在十九世紀中國新學群體及書報出版的研究中，曾剖析中國知識分子接受西方知識的複雜過程和社會機制，認為應拒絕被動的「滲透模式」，接受者主動化用新知的過程方為關鍵。詳見 Natascha Vittinghoff, “Social Actors in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Michael Lackner and Natascha Vittinghoff, eds.,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Leiden: Brill, 2004), pp. 75–118; Natascha Gentz, “Useful Knowledge and Appropriate Communication: The Field of Journalistic Production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Rudolf G. Wagner, ed.,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 Image,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10* (Albany, NY: SUNY Press, 2007), pp. 47–104.

而微的探索。本文討論《述報》時事知識取徑，即探求其知識來源為何，如何被消化、重組而見載，又如何與刊方的自述相關。這一系列提問，均基於《述報》成刊屬知識生產的前設，亦是前人研究未達的層面。

聚焦過程的提問，亦發乎《述報》所具的廣義「翻譯」(translation)的性質。過往研究提及《述報》與翻譯的關係，多涉刊內翻譯西報的現象，即涉及語言轉換的狹義的翻譯現象；研究多因源文不可溯、無法進行對讀而止步。這一局限，或可借助廣義的「翻譯」概念來打破。廣義的「翻譯」可理解為一切跨界轉化；⁶²從源文本(source text)至目標文本(target text)的過程，不論屬於語內(intralingual)、語際(interlingual)或符際(intersemiotic)轉換，皆可視為翻譯。⁶³〈述報緣起〉有言，旨在「繪圖貼說，兼繙海外」，錄華報、譯外報、附圖例，擇要匯編，按日出版。⁶⁴不論轉錄華報譯電，還是翻譯外報外電，不論過程涉及文字或圖像，都可視作廣義的「翻譯」；所據的來源，所行的轉換，都有助觀察刊內、刊外的文本關聯，亦有助想像刊方的知識輪廓。

再者，以「翻譯」的後驗(a posteriori)的定義來看，不論來源能否查實，轉換是否準確，只要文本在流通時被標記為譯本，及/或被視為源於某個或某些早已存在的、非目標語言寫成的文本，即屬於目標系統(target system)為本的「翻譯」類別，應納入翻譯研究。⁶⁵也就是說，《述報》列為譯稿的文本，不必假定其必源於非中文文本，亦不應因源文不可溯而得不到研究；反而，刊中譯本的大量存在及呈現方式，已是可供研究目標系統文化的素材。這一視角源於「文化翻譯」(cultural translation)研究範式，視「翻譯」為跨文化(cross-cultural)範疇，與一切文化的再現(representation)、傳播(transmission)、互化(transculturation)交相重疊，⁶⁶其著重過程與變化，與知識史的前設不謀而合。

應該指出的是，「翻譯」在晚清報業絕不罕見。取材外報一法，至少可溯至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在粵組織的翻譯事業，特別是魏源編《聖武記》(1842)和《海國圖志》(1842-1852)。林、魏譯報，最初出於「夷情叵測」的考慮，因洋人

⁶² 「翻譯」概念外延之模糊，見 Maria Tymoczko, *Enlarging Translation, Empowering Translators* (Manchester: St. Jerome, 2007), pp. 68-77。

⁶³ Roman Jakobso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 113-18.

⁶⁴ 〈述報緣起〉，頁 1a (總頁 1)。

⁶⁵ 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pp. 31-32.

⁶⁶ Tymoczko, *Enlarging Translation, Empowering Translators*, pp. 54-56.

在粵刊印、傳閱新聞紙，與己國互通消息，但華人「不識夷字，亦即不看」，於是「僱有翻譯之人，因而輾轉購得新聞紙，密為譯出」，旨在「得夷情」，⁶⁷即蒐集外交情報。《海國圖志》選錄港、澳、粵西報，多篇輯自《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1833–1838)。⁶⁸林、魏無疑開譯報之先。同治末年民報始興，普遍依靠轉載官報和洋辦華報以維持出版，有些甚至就是外文報的中文版或特刊。⁶⁹甲午至戊戌，印刷大行，電報設立，外語人才增加，譯報更為流行，成為中國官員、學人、報人的一種求知方式。⁷⁰晚清報業知識生產與翻譯是密不可分的。在此脈絡下，《述報》的翻譯性質不具獨創性，而存普遍性；惟翻譯過程為前人未及。本文鑑於過往研究的遺闕，望從知識史及翻譯研究角度，描述《述報》時事知識的來源與製作。藉此讀法，希望還原一種普遍的過程，描摹粵地普通士人的時事知識取徑，或能為晚清嶺南文化對待西方文明之研究提供另一面向。

四、《述報》的取證：期刊研究的方法

《述報》殘逸，研究易以偏概全。本文基於現有合訂紙本，分析具代表性、或獨特性、或可與過往研究對照的卷冊。本文取樣(附表)來自現存紙本各卷，包括第一年第一卷創刊號、第一年第一卷及第七卷中文章數量最多的連續三號、第

⁶⁷ 林則徐：〈答奕將軍防禦粵省六條〉，載魏源撰、陳華等點校注釋：《海國圖志》下冊(長沙：岳麓書社，1998年)，頁1949–50。

⁶⁸ 魏源《海國圖志》的取材，見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pp. 31–34；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55–66；Suzanne Wilson Barnett, “Wei Yüan and Westerners: Notes on the Sources of *Hai-kuo T'u Chih*,” *Ch'ing-shih wen-t'i* 2.4 (Nov. 1970): 1–20 及 Jane Kate Leonard, *We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Maritime World*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⁶⁹ 見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73–77；Lin,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p. 80–105；以及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p. 48。

⁷⁰ 譯報史料，詳見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97–99；李端棻「奏請推廣學校設立譯局報館摺」、張之洞、劉坤一「覆議新政有關繙譯諸奏疏」，載張靜廬輯註：《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上海：羣聯出版社，1954年)，頁3–8、29–33。筆者亦曾著述證明，二十世紀初上海通俗文學雜誌和北京新文化學術期刊同樣有大量內容以譯報產生，見葉嘉：〈「實用」的演變：民初上海雜誌譯報實踐初探〉，《編譯論叢》第8卷第1期(2015年3月)，頁1–40；Michelle Jia Ye, “Expanding Translation: A Text Map of *New Youth* (1915–1918),”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Series* 2.1 (Jun. 2018): 59–106。合併觀之，可見「譯報」自鴉片戰爭而至民國初年恆為報業生產之途。

十卷中前人研究曾抽查來源的兩號以及第二年第一卷終刊號。合共九天報紙，共192篇文章，望通覽之餘，能見焦點，能作對比，能互為證明。即使只有斷稿，仍可觀察重複現象，推知核心特徵，勾勒成刊過程。

對於近代期刊文本的讀法，學者曾提出「縱向」、「橫向」、「綜合」三種，即期刊中任一文本，至少可從全刊由始至終「縱向」觀之，從同一期號所載文章的語境脈絡「橫向」察之，與同一時空其他期刊「綜合」較之。⁷¹ 文本亦循此法，望多向對讀之後，可避免剝離語境、割裂讀解的粗疏，也可看到重要的文本關聯。

本文追溯《述報》入選卷冊的時事知識來源時，主要求問數位期刊資料庫。⁷² 為說明讀法，謹奉一例。《述報》1884年10月21日〈法船郵音〉(附表，第111號)記一場海戰，時間是光緒十年八月十八至二十日(1884年10月6日至10月8日)，地點是東京(今越南北圻)，涉抵港法國砲船「威刺士」。報導寫道，中法互發數砲，兩艘法船之一沉毀。消息之得來如下：

此據法船舟師所言若是，爰照譯登，以覘其後焉。⁷³

「譯」字所示，似為刊方自行採訪船員，口傳筆受。對於作為源文的「舟師所言」，刊方道「疑其中似有不實不盡之處，間多迴護掩飾之詞」，即譯來的知識被呈現為不宜取信的狀態。此外，〈法船郵音〉報導先言「華兵死傷頗鉅」，後道華法死傷各數百，「勝負情形，均未得而知耳」。⁷⁴ 可知，此處懷疑並非出於懼敗心理或「愛國」立場而不肯相信負面報導，⁷⁵ 而是確實對於翻譯而來的消息真偽有所懷疑。

⁷¹ 「縱向」(situated)、「橫向」(horizontal)、「綜合」(integrated)三種期刊讀法，詳見Joan Judge, *Republican Lens Gender, Visuality, 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pp. 39-48。該書亦提到期刊研究過往較常用「垂直」(vertical)讀法，即研究者按課題所需，從一份或多份期刊抽取素材，按時序列成一組相關文本，再行解讀。「垂直」讀法往往令研究者脫離期刊語境，而上述三種讀法能包括此法，又可補其不足，詳見頁40。

⁷² 筆者主要依據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中國青蘋果數據中心《申報》全文數據庫、香港公共圖書館「多媒體資訊系統·香港舊報紙」數碼館藏，以及“Brill Online Primary Sources”提供之英文報紙。

⁷³ 〈法船郵音〉，《述報》，1884年10月21日，頁12b(總頁52)。

⁷⁴ 同前注。

⁷⁵ 以「愛國熱情」的角度理解《述報》，最顯著者見於李磊：《〈述報〉研究——對近代國人第一批自辦報刊的個案研究》，頁174。

既為翻譯問題，則須問來源所涉文本和事件為何，因何重要性而令刊方縱難查實，也要「爰照譯登」？當以〈法船郵音〉為起點，在刊內、刊外尋求線索。粵音「威刺士」回譯至法文，有諸多拼寫可能，難判其所指。按「縱向」和「綜合」讀法，以時序前溯，可發現1884年10月20日《循環日報》有〈法船離港〉一文，言「法國威刺士炮船於八月三十日由港載有煤炭六百噸前往台灣」；⁷⁶同年9月6日《字林西報》記錄，到港並仍在港的法船有三艘：*La Galissonnière*, *The Villars* 和 *La Saone*。⁷⁷按譯音判斷，「威刺士」很可能是法國砲船 *The Villars*。憑此正名再行搜尋。英文報沒有記載威刺士1884年10月參加越南法華海戰、折損數百一事，僅《孖刺西報》1884年8月12日有快訊，言威刺士為 *La Galissonnière* 的護衛艦，8月5日晨曾砲襲基隆。⁷⁸按時序後推，可發現1885年1月22日《述報》刊〈西報彙錄〉（附表，第160號），記「法國戰船名威刺士，日前到港，入澳修葺，業於三十日啟行，前往基隆矣」。⁷⁹這則新聞內容引自《循環日報》的〈法船赴台〉，⁸⁰日期是1885年1月17日，即光緒十年十二月二日。由此推算，文中「三十日」應為農曆十一月三十日，即1885年1月15日。

綜合上述各報可知，威刺士1884年8月初在基隆海戰，8月底之前已在香港，後從港運煤至臺灣，9月初再返港，1885年1月中在港修葺完畢後赴臺；惟1884年10月初往越南海戰一事，大報多無記載。故〈法船郵音〉確有可能是在沒有外文或中文文本來源的情況下，自行採訪船上西人舟師，即使存疑亦要照譯的獨家消息。採訪人就是筆受舟師所言的譯者。

此外，根據《述報》曾轉載1885年1月17日《循環日報》這一點，可行「橫向」讀法，略見《述報》時事知識的另一取徑。這一期《循環日報》不止被《述報》載錄一篇報導。《述報》1885年1月22日的〈西報彙錄〉有三則消息，第一、二則分別是同一份《循環日報》的〈法船赴台〉和〈領事回國〉，⁸¹第三則稱為據「西報言」，來源未明。這一日《述報》〈亡兵被獲〉、〈賞賜寶星〉、〈車路難成〉、〈議

⁷⁶ 〈法船離港〉，《循環日報》，1884年10月20日，版3。

⁷⁷ “We are informed that three French men-of-war are at present in Hongkong,”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6 September 1884, p. 3.

⁷⁸ “The frigate *La Galissonnière* and corvette *Villars* commenced to bombard Keelung at 8 a.m. on the 5th,” *Hong Kong Daily Press*, 12 August 1884, p. 2.

⁷⁹ 〈西報彙錄〉，《述報》，1885年1月22日，頁27a–b（總頁297–98）。

⁸⁰ 〈法船赴台〉，《循環日報》，1885年1月17日，版2。

⁸¹ 〈領事回國〉，《循環日報》，1885年1月17日，版2。

撥軍餉》四篇(附表,第169-172號)亦取自1884年1月17日的《循環日報》。⁸²因此,可假設《循環日報》於《述報》之重要,以及《述報》載錄華報之頻繁。按期刊研究的讀法,這則顯示為翻譯的〈法船郵音〉,並非指向一個有形而具體的原文,而是引出《述報》背後一個有中有西、相關相涉的來源文本群組。

前文提到,《述報》以「兼緝海外」為旨。結合〈法船郵音〉展示的文本網絡,可見刊方一面強調翻譯於日報時事之用,一面將翻譯呈現為可疑;一面承諾廣採廣譯,一面則大量取材於某一華報。箇中頗有些不一致的跡象,須再行觀察。此例一為說明本文讀法,二為初步顯示《述報》成刊並非字面所見,純為中西各報之集成,其確實來源應得到描述;翻譯除了是產出文本、展示知識的取徑,是否也醞釀著想法的變化,同樣值得研究。

五、「兼緝」的表象：樣本的時事知識來源

《述報》時事知識由外取材多於自行採集,是可以肯定的事實。從何處取材,須深入樣本來看。學者曾按刊中對消息來源的標記,估算約四成為「外報外電」,兩成為以《申報》為主的「國內報紙」,兩成為「自採新聞」,餘下無法查實。⁸³本文統計顯示不同的分佈。納入分析的192篇《述報》文章中,有140篇在數位期刊資料庫找到先於這些文章存在而內容匹配的來源文本。來源以中文日報為主,《循環日報》佔最多,有74篇文章被《述報》轉錄;其餘來源以數量計,依次為《申報》(32篇)、《畫圖新報》(12篇)、《字林滬報》(9篇)、《點石齋畫報》(6篇)、《萬國公報》(2篇)、《中西聞見錄》(1篇)、《小孩月報》(1篇)和邸鈔(1篇)。有三則《述報》新聞(附表,第9、15、160號)是數則來源的合成。真正確定採自洋報,自外文譯出,且證實沒有參考資料庫覆及之中文報刊的《述報》文章,只有〈遴選得宜〉(第57號)和〈雄兵赴台〉(第163號)兩篇,均譯自《字林西報》。

樣本餘下55篇未能溯源(附表「吻合及較早文本」、「文本來源」、「來源卷冊」三欄均標記為【無】)。上節的〈法船郵音〉也是其一。其中34篇有標記來源,但未能證真偽,21篇沒有標記來源也未能考源。未證之處,有可能是筆者搜索範圍不足,尚未發現,也有可能是刊方自採自撰。

⁸² 四則報導,分別見《述報》,1885年1月22日,頁28b(總頁300);《循環日報》,1885年1月17日,版2。

⁸³ 詳李磊:《〈述報〉研究——對近代國人第一批自辦報刊的個案研究》,頁139-43。

溯源之後，可對比「文內來源標記」和「文本來源」兩欄。不難發現，刊中標記為外來時事消息、呈現為譯本的文章，其實大部分來自中文報刊。採樣 192 篇中，如實記錄來源的僅 7 篇，皆為轉自華報；另外 185 篇之中，74 篇有記錄來源但不如實，多記錄為譯自外文消息，實為轉錄自華報；56 篇沒有記錄來源但可考來源，悉為轉錄自華報；餘下 55 篇則無法考源。

參見附表「文內來源標記」一欄，可見《述報》多言取自「西報」（第 3、160、187 號）、「西字報」（第 4、9、116、134、188 號）、「西字信息」（第 40、144 號）、「外洋新聞紙」（第 55 號）、「廈門西簡」（第 161 號），甚至指出具體報刊或地理位置，如稱消息來自「晉源西報」（第 102 號）或自「上海《字林西報》」接到「廈門電音」（第 47 號），稱某報「謂」或「言」某事，某地「遞來信息」（第 13 號）或傳來「電音」（第 51、76、92、98、130、133、141、164 號），亦有線人報料的「西人傳言」（第 30、177 號）、「西人來信」（第 148、151 號）、「西友述及」（第 33 號）、「西友來信」（第 80 號）和「天津事友人發來電音」（第 133 號）。道聽途說的色彩，也見於其他外地新聞，如「港差探得信息」（第 72 號）、「九龍官場友人遞來雙魚」（第 110 號）和「西貢街道傳說」（第 145 號）。也有某些來源看起來比較輾轉，如「東瀛報譯西字報云」（第 153 號），即經日文轉譯；又如「海防西友來信」及「說見滬報」先後列出（第 150 號），即轉自基於西人信件的上海報刊。綜合可得一個概況，即《述報》的時事知識來源呈現為一個泛指的「西方」，資源渠道紛繁，確有「兼緡海外」的表象。但較之實際來源，資訊多採自華報，製作多不涉語言轉換的狹義翻譯。有譯本的表象，但沒有語際翻譯的過程，性質近乎翻譯研究的「偽譯」（pseudotranslation）。

「偽譯」的「偽」（pseudo）一般解作故意造假，但用作學術概念，本身並無貶義。「偽譯」的提出，始於文學翻譯研究。波普維（Anton Popovič）謂「偽譯」是虛構為翻譯的原創作品。⁸⁴圖里（Gideon Toury）擴充定義，按照多元系統論的「去人化」傾向，⁸⁵摘除人為「虛構」的暗示，謂「偽譯」是「在譯入語文化中被

⁸⁴ Anton Popovič, *Dictionary for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Edmonton: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Alberta, 1975), p. 20.

⁸⁵ 多元系統論從俄國形式主義採摘而來，認為一個語言文化內，文學一切形式自成系統，抽離於人而存在；系統中心與邊緣恆常競逐；各系統都有子系統；同理，子系統亦有中心與邊緣，仍相競逐。如此類推，但凡系統，內必分層，無窮無盡，是為「多元」。不論哪一層次，恆有中心與邊緣的角逐。角逐的籌碼在於陌生化形式。孰勝孰負，在於系統是否引進陌生化形式，挪為自用，衝擊中心，撼動中心

視為翻譯，實無真實存在之源文的文本，箇中並無轉換的操作，亦不存在翻譯的關係」。⁸⁶ 雅克林 (Shelly Yahalom) 認為「偽譯」是一種不涉語言系統轉換的文學「造贗」(forgeries)，歷來書信、回憶錄都有此現象，可聯繫而觀。⁸⁷ 勒菲爾 (André Lefevere) 的說法更通俗些，言「偽譯」是「某些文本的折射」，但「細察之下，這些文本根本不存在」。⁸⁸ 這些論述中，「偽譯」被視為一種文化事實，而非文學造假；「偽譯」特徵之一在於，譯本指向一個甚至一組源文或原型，讓人信以為實；研究價值在於「偽譯」為何會出現，有何功能。

《述報》略去源於華報的事實，重於陳列各種國別、語言、途徑的時事知識來源，是一種特殊的「偽譯」。其「偽」主要不在於翻譯事實的有無，而在於翻譯是否在刊方手上發生。刊方乃把別報的中譯，用作自己的翻譯而登出。種種外文來源的標記，正正是借譯本的表徵，指向一類源自「西方」的時事知識。這個「西方」邊界模糊，狹義是刊中常提到的在華經商歐美各國，廣義亦包括已入全球秩序的香港、澳門、臺灣、新加坡和日本。這種時事知識，學堂不學，考試也不考，若非經報刊，則無從觸及。若一無所知，則將落入〈述報緣起〉主人開篇警示的「閉關自守，風氣未開」的狀態，甚至因「時數限人，文章憎命」，「終生為帖括家所誤」，⁸⁹ 一直囿於傳統學習劃定的知識範圍。

〔上接頁66〕

的經典形式庫。見 Itamar Even-Zohar, "Introduction,"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 Today* 11.1 (Spring 1990): 1–6。俄國形式主義認為文學演進猶如物質新陳代謝，不須人的意志作用，可自行運轉。這種理論前設有別於重視社會思潮、作者天賦、人生際遇的紀實性文學研究，具開創性。不過，文學演進如永動機般運作，受定律支配，亦被詬為一種「去人化」(depersonalized) 的表述，見 Edwin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1), pp. 106–23; Theo Hermans,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9), pp. 117–19。

⁸⁶ 見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p. 40: ". . . texts which have been presented as translations with no corresponding source texts in other languages ever having existed—hence no factual 'transfer operations' and translation relationships. . . ."

⁸⁷ Shelly Yahalom, "Le Système littéraire en état de crise: Contacts inter-systémiques et comportement traductionnel," *Poetics Today* 2.4 (Summer–Autumn 1981): 153.

⁸⁸ André Lefevere, "On the Refraction of Texts," in Mihai Spariosu, ed., *Mimesis in Contemporary The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Volume I: The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Debate*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1984), p. 233: ". . . refractions of texts which, on closer scrutiny, turn out not to exist at all."

⁸⁹ 〈述報緣起〉，頁 1a (總頁 1)。

〈述報緣起〉的警示顯出《述報》的一個對立面。所謂「時數」、「文章」、「帖括家」之難，指向天時地利不濟，才華不受賞識，畢生付諸科舉而不得志的滯局。學子的困境想必是普遍現象。刊方深信，日報至少能「使上下消息，一氣相通；中外情形，瞭如指掌」，⁹⁰讓學子藉閱讀西方時間，開闊眼界，脫於考生視野。館主也稱自己在「誦習之餘」廣閱中西各報。⁹¹《述報》語境中，廣大學子自幼苦讀的書，與源自「西方」、廣於報刊的時事，是兩種由不同途徑獲得的知識。此時西報之於《述報》已不是鴉片戰爭時為制敵而讀取的情報來源，而是須持續汲取的現世全局記錄。既有此意，則不難理解為何刊方要每日借轉載來行「偽譯」，借「偽譯」以呈「兼繙」。

《述報》不僅著意保持翻譯的表象和知識的廣度，亦逐漸現出時效。對比附表「出版日期」及「來源冊號」兩欄，可知《述報》與其來源一直存在時間差，但時間差不斷收窄，第一卷一般滯後於來源二十天，有的取材甚至遠至1877年（附表，第7號）；至終刊號，《述報》與其載錄的《循環日報》僅兩日之差。《述報》自身時效有時亦勝於大報。1884年10月19日的〈基隆捷報〉，⁹²錄1884年9月28至10月3日中法在基隆的海戰，來源錄「訪事人遞來郵筒」，即是寄信。《申報》在三天之後，1884年10月21日，才有同一事件的報導〈基隆捷報〉，⁹³消息基於「香港接到訪事人遞來郵筒所言」，內容與《述報》相同而行文不一。基隆之役在發生和見載於華報之間，早於10月初在《字林西報》及《北華捷報》有所報導。⁹⁴可見此事《述報》報導雖不早，但起碼比《申報》要快。由此看來，刊方確實一直盡力快遞時事知識，求「一氣相通」。《述報》每日版面上，大幅時間時評，穿插著經史子集、應考書目、古書古畫刻本的告白，已反映刊方理想中粵地普通士人應有的幾種知識類別。

如第四節述，本文採代表性樣本。從上可推測，《述報》很可能確實沒有多少「語際」翻譯，不涉及多少外文素材，甚至連廣採華報也算不上。那麼，刊方如何用有限資源，去維持幾乎每日「兼繙」的格局？細察文本，可見幾種組合方法，依頻率列之。

⁹⁰ 〈述報緣起〉，頁1a（總頁1）。

⁹¹ 同前注。

⁹² 〈基隆捷報〉，《述報》，1884年10月19日，頁4a（總頁35）。

⁹³ 〈基隆捷報〉，《申報》，1884年10月21日，版2。

⁹⁴ “The *Shanghai Mercury* stated on Saturday nigh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6 October 1884, p. 3; “The *Shanghai Mercury* stated on Saturday night,”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the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 8 October 1884, pp. 370–71.

方法一，是從固定中文日報摘取譯報和譯電消息，記錄來源時略過所取中文日報，只錄外文來源。就採樣所見，《述報》慣取香港《循環日報》和上海《申報》。此二來源，常有同一日的報導被收入另一日《述報》的情況。例如《申報》1884年4月9日有四篇報導(附表，第30-33號)，一字不漏載入同年5月7日《述報》，轉載時沒有標明取自《申報》，其中兩篇分別錄為來自「西人」和「西友」(第30、33號)。1885年1月13日《循環日報》有七篇以同樣方式進入同年1月17日《述報》，悉錄為外刊或外文來源，形如譯報和譯電(第124、125、126、130、131、133、134號)。

同理，《述報》亦從某一期報刊提取內容，分幾日入刊。例如，《畫圖新報》第2卷第1期(1881年4/5月)總共被錄用11篇(附表，第15-17、20-25、27-28號)，散見於兩日《述報》。該期《畫圖新報》所載亞細亞及中國各省地圖考略，佔據《述報》1884年4月19日大部分版面(第17、20-25號)。同樣來源的還有1884年5月7日〈電氣行車〉(第27號)、〈輪舟新製〉(第28號)兩篇，介紹新近技術，開篇言「德國有博物士創電氣行車」、「法國有人近創一船，長十一丈」，⁹⁵雖沒有標記為譯本，但屬於本文第三節所述「被視為源於某個或某些早已存在的、非目標語言寫成的文本」，即後驗的「翻譯」類別。⁹⁶《畫圖新報》作為來源，並沒有如實記錄在《述報》。

方法二，一份期刊的連續幾期，經摘選重組，散入幾日《述報》。1884年10月15、16、17日《循環日報》第2版的「中外新聞」一欄，就分別被摘取5至7篇，散錄至1884年19、20、21日的《述報》(附表，第47、50、51、52、70、76、82、84、85、89、90、96、98、99、108、109號)，其中關於外國及聲稱錄自外報、外電、外人來源者為多數。上述二法在採樣中俯拾皆是。透過按篇考源，可知《述報》製作確有規律，一直以「兼繙」為表，轉載為裏，不斷傳播時事知識。

方法三，數則來源輯為一篇。採樣僅出三例，由簡至繁觀之，可見《述報》拼接圖文知識的手法。1885年1月22日〈西報彙錄〉(附表，第160號)集《循環日報》同月17日兩篇報導。兩篇來源文章均述中法戰事，但事件不相關；《述報》轉載內容，均示作來自「西報」。1884年4月19日〈各國博物會彙紀〉(第15號)拼合《畫圖新報》和《萬國公報》三則消息而成，綜述萬國博覽會(今之「世博會」)。三則消息分別交代萬博會的歷史由來、往屆規模和下一屆主辦國智利

⁹⁵ 〈電氣行車〉、〈輪舟新製〉兩則報導並見於《述報》，1884年5月7日，頁23b(總頁22)。

⁹⁶ 見第三節的討論及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pp. 31-32。

的國況。⁹⁷ 同一期〈氣球到越〉(第9號), 述法兵乘熱氣球空降越南一事, 以「西字報謂」開篇。此文上半取自《循環日報》同月7日〈氣球到越〉全文, 概述事件經過; ⁹⁸ 下半採自《畫圖新報》1880年創刊號〈輕氣球圖說〉一篇, 解釋熱氣球運作原理, 介紹1867年法國熱氣球參展萬國博覽會一事, ⁹⁹ 再附以兩幀手繪, 展現人乘氣球的情態, 惟兩圖均無法溯源。〈輕氣球圖說〉本有圖畫, 並附圖說, 但沒有被載錄, 或因其為氣球遠觀圖, 不足貼合〈氣球到越〉文內法兵乘坐、近距離觀察的視角, 而《述報》另行繪製。

《述報》創刊明言要「兼繙海外」, 同時也「繪圖貼說」。以圖釋文顯然是出版計畫之內。然而, 統覽《述報》其他圖像, 卻見對「圖」的實現不如承諾。首先, 自繪圖像極少。前人研究指出, 《述報》圖像多轉印自《點石齋畫報》, 數目多達53幅。¹⁰⁰ 樣本中有三組圖文(附表, 第48–49、77–78、104–105號)確實如此。另一重要圖源, 為前述《畫圖新報》1881年4/5月第2卷第1期。〈氣球到越〉兩圖是樣本中鮮有的無法溯源的圖像, 僅可視作疑似自繪。其次, 除了偶爾轉載圖文並具的期刊之外, 《述報》沒有以圖示文或以文釋圖的恆常製作, 圖文也往往沒有緊密關係。也就是說, 「繪圖」並沒有「貼說」的功能。¹⁰¹

⁹⁷ 《畫圖新報》1881年第2卷第1期(1881年4/5月), 頁4–5〈論中國宜自設博覽會〉, 交代萬博會的歷史由來, 《述報》取頁4前四行及頁5末兩句; 《萬國公報》1875年3月27日, 頁17〈紀賽奇會頂大之數〉, 記往屆萬博會規模, 《述報》取其全文, 錄1851–1873年期間五次萬國博覽會的門票收益及入場人數; 《萬國公報》, 1875年3月27日, 頁400–401〈大智利國事〉, 述下一屆主辦國智利的國況, 《述報》取其首五豎行內容, 述智利1875年擬設萬國博覽會的準備工作。

⁹⁸ 〈氣球到越〉, 《循環日報》, 1884年4月7日, 版3。

⁹⁹ 〈輕氣球圖說〉, 《畫圖新報》第1卷第1期(1880年4/5月), 頁112–14。

¹⁰⁰ 李磊: 《〈述報〉研究——對近代國人第一批自辦報刊的個案研究》, 頁158–59。

¹⁰¹ 「貼說」解作說明、講解, 在《述報》的文本來源中至少可溯至《循環日報》1881年7月19日版2〈議建車路〉一篇, 言議例局員擬建築車路, 將「繪圖貼說, 呈諸燕制軍, 俾裁奪舉行」, 為陸路基建作圖解, 附於議案。《字林滬報》, 1884年4月3日, 版1–2有〈書滬報繪圖貼說後〉一篇, 提到滬報曾「於二月十八等日繪有北甯城內一圖及北甯城外一圖」, 即為北甯佈防圖示。《述報》之後, 「貼說」的相同用法仍然存在。鄭觀應《盛世危言·商務三》附錄〈論招商局及肇興公司事略〉言: 「造船則先宜講究妥當繪圖貼說, 應用何等機器, 何等材料, 載重噸數, 馬力若干, 燒煤若干, 行駛遲速, 吃水深淺, 皆逐一標明。」見夏東元編: 《鄭觀應集》上冊, 頁621。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道: 「凡有新製繪圖貼說, 呈之有司, 驗其有用, 給

不僅如此，不少圖像乃經《述報》換了「身份」才轉載入刊，雖呼應文字內容，但功能是圖飾大於圖解。例如，〈各國博物會彙紀〉(附表，第15號)附〈西國博物院〉一圖，結合文字內容，似為萬國博覽會某一選址的寫照。然而，該圖至少可溯至《畫圖新報》第2卷第1期的〈聖彼得堂外形〉。¹⁰²據輪廓判斷，信為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Pietro in Vaticano)，與萬博會沒有關係。

同樣的移轉手法，亦見於創刊號唯一一幅圖像〈西國格致書院〉(附表，第7號)。該圖附於評論文章〈讀書宜遵格致說〉之後。文章唯一與圖相關的句子說，泰西「都會之區，咸設格致書院，規模務極宏博，畧如上圖」。¹⁰³可見〈西國格致書院〉是對文中歐美格致書院之描述的視化表現，並非某個具體存在的院校。這幀圖像近可溯至《畫圖新報》同一出版機構下《小孩月報》1877年9月3日首頁題為“Peabody's Buildings”的插圖，¹⁰⁴遠可推達英國《倫敦新聞畫報》1863年7月18日一則樓盤廣告。¹⁰⁵《小孩月報》登載“Peabody's Buildings”時，沒有附上具體文字。按語境看，該圖最有可能被讀做作一幅不知所在的城景插畫，與該期首篇〈遊歷筆記〉¹⁰⁶共同構成西方都市的想像。《倫敦新聞畫報》的源圖和源文純為廣告，推銷倫敦一組新近落成的住宅。從《倫敦新聞畫報》至《小孩月報》而至《述報》，可見一幅圖像的跨刊旅行，商業住宅成了格致書院；從不同語境的植入又可知，經過《述報》如此「符際」翻譯的圖像，正如報中呈為譯本的西方時間，都在不斷拼合成一個「兼縉海外」的視野。這些現象的共通之處，固然不是知識的輸出輸入，而是報刊重組知識、成就敘事的內需。

方法四，自撰消息而佯裝翻譯，即翻譯研究定義之「偽譯」。要判定一個文本為「偽譯」，須文本自示為譯本，且據考證沒有基於任何先於其存在的來源。這類例子難於釐定，樣本僅出一則，為1885年4月3日〈旁觀談論〉(附表，第181號)，全文如下：

〔上接頁70〕

以執照，旌以功牌，許其專利。」見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27。

¹⁰² 〈聖彼得堂外形〉，附於高鳳池：〈能兼中西學問方為成材說〉，《畫圖新報》第2卷第1期(1881年4/5月)，頁35a。

¹⁰³ 〈讀書宜遵格致說〉，《述報》，1884年4月18日，頁碼不詳(總頁6)。

¹⁰⁴ “Peabody's Buildings,”《小孩月報》第3卷第5號(1877年9月)，頁1-2。

¹⁰⁵ “The ‘Peabody’ dwellings for the industrious poor in Commercial Street, Spitalfields,”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8 July 1863, p. 73.

¹⁰⁶ 〈遊歷筆記〉，《小孩月報》第3卷第5號(1877年9月)，頁1-2。

渣甸洋行之忌連來火船，前因載鉛六百條，為法人截獲，作為違禁貨物充公，暫行扣留，聽候兩國朝廷定奪。法人即將該鉛由原船運至上海，起在英商行舖。論者謂，此鉛既為法人所獲，即為法人貨物，乃又起回上海，屯在英行。夫上海為華人地方，而英行又與國舖戶，法人竟將鉛運至該處，是法人亦已違犯公法，在中國原可作為違禁貨物，截而留之矣。及中國竟安然置之度外，則法人自思，能毋赧然耶？西報之言如此，姑照譯之，以見法人之無知妄作，有如是之甚者也。¹⁰⁷

〈旁觀談論〉應視作翻譯，依據是文末「西報之言如此，姑照譯之」一句。按照後驗的「翻譯」定義（第二節及注62），呈為譯本的面目，即為翻譯。〈旁觀談論〉先述往滬英船載鉛被法人查獲一事，後發議論。文中有言，法人以鉛為禁品，將之起獲，大可按照公法，將鉛據為己有，何必連船帶貨送至上海租界的英行；又言，在事件中，「中國竟安然置之度外，則法人自思，能毋赧然」，似乎暗示不參與是明智之舉，行必牽動各國等於露拙。這番議論對國際事務慣例似有誤解，但見文末「姑照譯之」，即消息錄為譯本，文責盡歸於所據的「西報之言」。

〈旁觀談論〉若果真錄自西報，或錄自華報從西報譯出的消息，應能在見刊日期附近找到吻合的源文，或至少找到內容、立場相近的文本。經查證，涉案的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輪船「忌連來」名為 *Glenroy*，1885年3月10日從香港出發往滬，3月12日抵達今約舟山群島北端一帶海域，遇法軍登船檢獲鉛六百條。這一帶海域，當日《字林西報》稱為 Gutzlaff，¹⁰⁸《申報》則稱「大戢山」。¹⁰⁹法軍以鉛屬軍用禁品為由，扣於截查海域；事發之後，渣甸洋行數次派艇與法洽談，接回重要乘客；3月15日忌連來獲釋，船走鉛留，16日抵滬。其後，英遣員與法談判，期將鉛取回。¹¹⁰

¹⁰⁷ 〈旁觀談論〉，《述報》，1885年4月3日，頁66b（總頁712）。

¹⁰⁸ “News was received in Shanghai on Thursday,”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4 March 1885, p. 3.

¹⁰⁹ 〈商船被扣〉，《申報》，1885年3月14日，版1。《申報》稱「渣甸洋行」為「怡和洋行」。

¹¹⁰ 事件經過，以下日報曾有相同描述，按時序列出，可互為證：“The *Glenroy*, for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0 March 1885, p. 3; “STOPPAGE AND SEARCH OF THE ‘GLENROY,’” *The China Mail*, 13 March 1885, p. 2; “THE ‘GLENROY,’” *The China Mail*, 14 March 1885, p. 2; “News was received in Shanghai on Thursday,”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4 March 1885, p. 3; 〈商船被扣〉，版1；〈輪船釋回〉，《申報》

就這幾日報章所見，此案跌宕，細節繁多，案發期間凡載於日報，均鉅細無遺。反觀〈旁觀談論〉，雖是同一事件，報導卻簡省得多，除了「鉛六百條」與《申報》1885年3月14日〈商船被扣〉相同之外，並不與任何一則先行消息吻合。由此看來，〈旁觀談論〉的事實部分未必是據「西報之言」，也非亦步亦趨的「姑照譯之」。

〈旁觀談論〉的議論部分，則更不像是由西報譯出。忌連來抵滬之後，大報方才續出少量社論，討論焦點多不在案件本身，而在案件對未來英、法、中在華海域利益關係的啟示。西報方面，香港《德臣西報》認為，在華英商應該感激有忌連來一案；有此案之迫，英國國會才會正視法國在華海域航船對英國的無形脅迫，不再無動於衷。評論不滿英人在忌連來案的被動姿態，說「單論此案，整體而言，在港及在華口岸英商無疑會默默接受孤拔將軍〔處理案件的法國海將〕的任何說辭，也會靜靜順於法人主宰之任何行動所致的後果」(… for this incident the foreign merchants here and at the Treaty Ports generally would doubtless have tacitly accepted any dictum laid down by Admiral Courbet, and quietly submitted to the effect of any course of action determined upon by the French)，進而提醒，鉛為一般工業耗材，尚可被法人視為禁品而扣留；若英方再無動於衷，則米、茶等關乎英國外貿命脈的日用品，也會隨時遭法人以同樣手法扣留。評論更建議，香港英官應借地利，成為國會的耳目，定時如實速報英法在華的商情與軍情。¹¹¹

華報方面，《申報》先出長文〈論格倫雷輪船被拘事〉，認為事發於中國海域，「中國宜查訊以斷法人之接濟，乃中國未聞有查船之舉，而法人肆無忌憚，公然查之、禁之」，顯然不滿中方無為；又道另一涉事國(英國)在外交、殖民事務上「實有深懼法人之隱」，所以中英應從此事開始聯手，「英國藉中國地大人多之勢，中國借英國船堅炮利之雄」，以抗衡法國及法、德、俄、奧聯盟。¹¹²兩日之後《申報》又刊長文〈中英亟宜聯絡以維大局論〉，細數英國在歐洲

〔上接頁72〕

1885年3月15日，版2；“THE DETENTION OF THE ‘GLENROY,’” *Hong Kong Daily Press*, 16 March 1885, p. 2；〈輪船放行〉，《循環日報》，1885年3月17日，版2；“The mercantile communities in China” and “PARLIAMENT—THE ‘GLENROY,’” see *The China Mail*, 19 March 1885, p. 2；“THE DETENTION OF THE ‘GLENROY,’” *The China Mail*, 23 March 1885, p. 3.

¹¹¹ “The mercantile communities in China,” p. 2.

¹¹² 〈論格倫雷輪船被拘事〉，《申報》，1885年3月18日，版1。

外交的種種隱憂，力陳中英聯手的必要。¹¹³相比之下，《循環日報》比近距離經歷事件的《申報》要簡淺得多，只在通報事件的消息末尾附上短評，只道法人肆意查船，「強橫如此，安得不取怨於歐洲各國哉」。¹¹⁴綜合來看，〈旁觀談論〉的分析角度與深度，皆不同於其平常參考的華報和西報，僅篇幅和情緒與《循環日報》相似。所以，評論部分同樣無法確認為「西報之言，姑照譯之」；觀其對公法和主權的理解，多有不當之處，措辭重於怨懟，更不像是在華各大西報的姿態。〈旁觀談論〉自示為翻譯，但文本無法找到來源，行文內容亦迥異於鄰近文本。根據這些跡象，筆者判斷〈旁觀談論〉為一宗真正的「偽譯」，藉翻譯之表象，來參與時事知識的傳播，並發議論。

方法五，自行翻譯。比起譯報、譯電的不記名轉錄，圖像的靈活移用，以及疑似的「偽譯」，採樣中兩則《述報》自譯新聞顯得比較謹慎。兩則分別為1884年10月19日〈遴選得宜〉及1885年1月22日〈雄兵赴台〉（附表，第57及163號），內容在筆者所涉中文報刊資料庫中均查為無，極可能不是轉載華報而來。筆者判定兩篇分別譯自《字林西報》1884年10月8日及1885年1月12日兩則不甚起眼的短消息。兩組源文與譯文對照悉列如下：

(1)

THE MINISTER TO JAPAN. Peking, 7th October.
An Imperial Decree has been issued appointing Hsü Ch'êng-tsu as Minister to the Court of Tokio, *vice* Li Shu-ch'ang, who retires into private life in consequence of the death of his mother.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8 October 1884, p. 3)

遴選得宜

上海《字林西報》謂，十九日北京發來電音，言上諭駐紮日本公使李樹昌，因丁母憂開缺，着徐瓊補授其職云。

(《述報》，1884年10月19日，頁4b〔總頁36〕)

(2)

On the last trip of the *Waverley* to the east coast of Formosa, six hundred and fifty soldiers were landed in four hours. The steamer has gone on another trip.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2 January 1885, p. 3)

¹¹³ 〈中英亟宜聯絡以維大局論〉，《申報》，1885年3月20日，版1。

¹¹⁴ 〈上海電音〉，《循環日報》，1885年3月14日，版2。

雄兵赴台

接得上海報云，華花利火船前載有兵六百五十名赴台灣。聞此兵勇悍異常，登岸後即勤加訓練。想練成勁旅，自不難蕩平法醜也。

(《述報》，1884年1月22日，頁17b〔總頁298〕)

對照可知，《述報》譯文長度與源文相若，放在一期日報中，份量是同樣輕的。新聞所陳事件與源文一致。〈遴選得宜〉經《字林西報》來譯出上諭，雖然是不必要的曲折，卻與「兼緝」為表的策略相符。文中以「丁憂開缺」簡要傳達“retires into private life in consequence of the death of his mother”，得力於譯文的慣語，合乎上諭下行的文體考量。惟“Hsü Ch'êng-tsu”和“Li Shu-ch'ang”作「徐瓊」和「李樹昌」，乃對應徐承祖(1842-1908)和黎庶昌(1837-1898)。這是手民之誤，或是特殊的對譯考量，難從一例判斷。結合兩則行文來看，後者更有可能。〈遴選得宜〉的擬題比起源文“THE MINISTER TO JAPAN”，無疑為補職一事加上正面的評價；〈雄兵赴台〉第二句稱許赴臺華兵之勇，發「蕩平法醜」之想，在源文毫無對應，應為譯筆所致。兩種跡象表明，刊方對朝廷於外政的舉措，取態是不冒犯甚至支持。〈遴選得宜〉默贊補職一事，信為同一取態。〈旁觀談論〉稱許清廷在忌連來一案能置身事外的情緒，也與此相仿。合併觀之，刊方並非沒有外文素材可譯，亦非不能譯好，但翻譯時多取簡單事件、短小新聞，不譯複雜重案，自行譯出的時間遠遠少於轉載譯本。

如第四節述，期刊研究貴乎視期刊文本為連續整體，重在發現重複而相關現象，歸納期刊的核心特徵。就採樣所見，《述報》立翻譯為要務，但主要取徑華報，呈為譯聞，而現「兼緝海外」、遍讀時事知識的氣象。如此手法，固有取材不便、語言不及的原因，本身並不出人意料。但本文的溯源過程，除了提供取材規律的數據證明，還望指出另一與「兼緝」表象相關而持續存在的跡象，即刊方對時事知識、對譯事之懷疑。第二節談及郭嵩燾讀報，對經翻譯的內容總不甚解，也不太信。第四節討論的〈法船郵音〉(附表，第111號)，刊方認為提供消息的舟師「不實不盡」、「間多迴護掩飾之詞」，縱然無法取信亦「爰照譯登」，¹¹⁵也見懷疑的端倪。本節從〈遴選得宜〉和〈雄兵赴台〉兩篇，推斷《述報》自行翻譯數量之少，程度之淺，亦略見刊方處理譯事的膽量不高。

《述報》疑似自行譯出的稿件，也有如此情緒。1884年10月20日〈立言得體〉，標記為「茲閱西報」而得，詳錄李鴻章與美國公使楊約翰(John Russell

¹¹⁵ 〈法船郵音〉，頁12b(總頁52)。

Young) 在天津會晤一事。文中提到，李楊的實際對談不得而知，只能根據「前稿」，故「爰照譯登，以供眾覽」(附表，第71號)。¹¹⁶1884年11月8日〈法軍電音〉一篇，稱據「西字報云」，法華兩軍在東京戰事互有死傷；至於哪一方失利，只在西字報「言外見之」，「爰照錄登，以俟後聞」，¹¹⁷也含不確定的語氣。

《述報》無法盡信翻譯而來的時事知識而「照錄」的情緒，在採自華報的語內譯稿中多有表陳，可略見根源所在。1884年10月19日〈輪船無踪〉(附表，第47號)，言英船華安(*Whoan*) 在淡水海域被法人搜查後失蹤，全篇錄自《循環日報》1884年10月15日同題新聞，有「此事未悉是否，姑譯錄之，俾浮海者知所防備耳」一句。¹¹⁸該消息的終極源文為《字林西報》1884年10月1日一則無標題報導，英文源文沒有這一句話。¹¹⁹可見《循環日報》譯則生疑，而為《述報》照錄。1885年1月17日〈洞悉陰謀〉(第130號)，稱錄「巴黎電音」，得知法國駐天津領事發出籌集鉅餉、大舉軍務的消息，以圖脅迫清廷迅速議和。¹²⁰這則消息明言錄自《申報》，全文可追溯至同年1月4日的同題新聞稿，¹²¹而《循環日報》同年1月13日也刊有錄自《申報》的同一篇稿件。¹²²值得注意的是，與〈洞悉陰謀〉同一日刊出的《述報》新聞還有幾則同樣在1月13日《循環日報》找到來源(第124–126、130、131、133、134號)，可推斷〈洞悉陰謀〉轉自《循環日報》的可能性極高。該消息有「以上皆京友信，照錄之以觀其後，其是其非，本館不得而知之也」一句，很可能是自《申報》經《循環日報》二度轉錄到《述報》。

「照錄」時事知識的取態，往往被視為刊方無力編採、無法判斷之果，是為圖方便、但求免責的下策。¹²³但是，這些疑於知識來源、也疑於翻譯的表述，若執為關鍵詞，再探刊內刊外文本，尚有另一解釋的可能，即「照錄」為對鴉片

¹¹⁶ 〈立言得體〉，《述報》，1984年10月20日，頁6a–7a(總頁39–41)。

¹¹⁷ 〈法軍電音〉，《述報》，1884年11月8日，頁73b(總頁174)。

¹¹⁸ 〈輪船無踪〉，並見1884年10月15日《循環日報》，版2；1884年10月19日《述報》，頁3b(總頁34)。

¹¹⁹ “News was received here yesterday of the capture by the French of the steam lorcha *Whoa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 October 1884, p. 3.

¹²⁰ 〈洞悉陰謀〉，《述報》，1885年1月17日，頁7b(總頁257)。

¹²¹ 〈洞悉陰謀〉，《申報》，1885年1月4日，版1。

¹²² 〈洞悉陰謀〉，《循環日報》，1885年1月13日，版2。

¹²³ 這一看法，參見李磊：《〈述報〉研究——對近代國人第一批自辦報刊的個案研究》，頁138–39、149–51及155–71。

戰爭後知識之變的理性反應，也是從轉錄大報譯電中習得的報導態度。這一態度甚至關乎刊方對粵地學子所學知識、所歷生涯逐漸生出的衷心懷疑，值得進一步追問。

六、「照錄」的懷疑：北甯戰事為中心的知識危機

再看〈述報緣起〉，刊方對時事知識且譯且疑，實早有緣由。館主透露，之所以遍採，乃因當時報紙不論中西都有「每有同此一事，各報懸殊」，「傳聞失寔，採訪未真」，「求速而遽登」，「貪多而溢錄」的問題，亟需「遍閱各報，去疑存信」，以資「互考參觀，乃確得其實據」。¹²⁴

館主觀點有無道理，可從歷時和共時角度來看。歷時而言，廣州一口通商之後，清廷對內控制消息傳播，對外限制西人與平民互通。1834至1839年，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The Society of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以廣州為據點，出版中文地理圖冊和常識用書，增進中國民眾對歐洲來華商人、傳教士的瞭解，抗衡清廷的知識封鎖和刻意隔離。有學者視此為鴉片戰爭前的「資訊大戰」。¹²⁵鴉片戰爭之後，西人在華活動頻繁，資訊愈加互通。《述報》對外界消息有目不暇給之感，相信言不過實。

共時而言，《述報》同一時期的西方報刊，因電報增設和情報機制成熟，資訊流轉更快更廣，傳播也因快失準，訛誤迭出；報刊開始大量登載圖示、地圖、表格和照片等視覺文本，除了說明流通大增、速讀逐漸取代精讀之餘，也說明受眾開始需要非文字素材作為輔證。¹²⁶由此看〈述報緣起〉，館主認為中西各報莫衷一是，應是準確的判斷；並陳各報、懸置定論，是資訊爆炸下的合理取態。

資訊爆炸以致無可取信的亂局，在《述報》創刊前就發生過一次。事緣1884年3月12日中法在越南北甯一役。戰事一經打響，各報紛紜，至4月下旬才見明朗。本文所及資料中，《字林西報》記述最為詳盡，並始終認為中朝發出的消息不實。1884年3月25日刊“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Alleged Recapture of

¹²⁴ 〈述報緣起〉，頁1a-b(總頁1-2)。

¹²⁵ Chen Songchuan, “An Information War Waged by Merchants and Missionaries at Canton: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1834-1839,” *Modern Asian Studies* 46.6 (Nov. 2012): 1705-35.

¹²⁶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II: From the Encyclopédie to Wikipedia*, pp. 98, 102-3.

Bacninh”一則，¹²⁷引述的消息指3月12日華軍善用夾擊攻勢，重奪北甯，收復河內將易如以沫潤掌 (as easily as spitting on one's hands)。不過，消息標題已流露《字林西報》的兩層懷疑，一是針對北甯收復的真偽，二是針對中方說法的虛實。4月2日，《字林西報》又刊消息，據香港《孖刺西報》引述的一位線人“Mr. Colquhoun”3月15日在北甯所見，法軍處於「無抵抗之佔領」(unopposed occupation) 狀態，故華軍3月12、15日兩度收復北甯之說，純屬「漫想」(romance) 和「失實」(mendacity)。報導亦言，法軍佔領北甯是事實，中國報紙卻不承認，甚至謠傳一名法國軍俘屍體被製成木乃伊，受華軍千刀萬剮，簡直荒唐。¹²⁸

同日同版，《字林西報》又錄《孖刺西報》另一消息來源，為一位華軍將領“Admiral Ng”在海口給兩廣總督的快信。信中說華軍確實因經驗不足，曾有失利，但已調整戰略，再奪失地。對此，《字林西報》的總結是「這一切聽起來都很有可能！」(All this sounds very likely!) 顯然是反話。又稱，當日不論《海峽時報》(*Strait Times*) 還是海防到滬的蒸汽輪船 *Actic*，都帶來完全相反也更為可信的消息。¹²⁹

相比之下，《循環日報》對北甯一役的報導更多、密、短，來源更龐雜，不確定感亦更明顯。3月12日戰發，《循環日報》據「新嘉坡電音」、「西貢法字報」預報軍情，說雙方戒備，等待入黑開戰；¹³⁰3月15日，「新嘉坡電音」說法軍逼華兵棄守，但「香港有傳聞」兩軍奮戰，法軍大量死傷，《循環日報》並陳消息，稱「俟得確耗，再詳錄報」。¹³¹3月17日，資訊再有矛盾，謂「億德輪船抵港，據搭客報稱」，中法沒有大肆開戰，但華軍曾發突襲，互有死傷。《循環日報》依然照錄，但提醒「此皆港中人傳述。至於事之確否，殊難臆斷，惟照日報體裁，有聞必錄，俾供眾覽焉耳」。¹³²翌日，又出現另一來源「西人科路堅由海防發來電音」，說目擊戰況，確信法軍已據北甯，華軍已退。「西人科路堅」信為

¹²⁷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Alleged Recapture of Bacninh,”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2 April 1884, p. 3. 同一日《北華捷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Consular Gazette*) 也有相同報導，見版11。

¹²⁸ “This, from the *Daily Press* of 29th March,”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2 April 1884, p. 3.

¹²⁹ “This is the story of the re-capture of Sontay and Bacninh,”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2 April 1884, p. 3.

¹³⁰ 〈法人攻北甯信息〉，《循環日報》，1884年3月12日，版2。

¹³¹ 〈北甯戰務電音〉，《循環日報》，1884年3月15日，版2。

¹³² 〈北甯戰務續聞〉，《循環日報》，1884年3月17日，版3。

《字林西報》和《孖刺西報》的關鍵證人“Mr. Colquhoun”。此人向不止一份日報提供資料，亦讓各報生出相同的懷疑。《循環日報》同樣謹慎，言「以其有關軍國大事，故照譯之，以誌諸後日」。¹³³至3月中旬，《循環日報》每日報導戰況，引述「西國電音」、「西人所傳電音」、「蘇芝輪船抵港，攜到西字郵筒」、「官場中消息」、「法人……電音」、「《申報》採訪人」等資訊來源，¹³⁴每日都有不同情形。《循環日報》亦愈發流露對時事知識的深切懷疑：

事之惝恍無憑，言之倏忽無定，令人疑不勝疑，信難遽信者，莫如近日北甯戰耗。

(〈論北甯軍報〉，《循環日報》，1884年3月20日，版2)

……北甯戰務。以其關係大局，亟譯錄之，俾供眾覽。

(〈北甯戰耗續聞〉，《循環日報》，1884年3月20日，版2)

所聞如是，未知其審，姑錄之以供眾覽。至其詳悉，容俟探聞的確，再行奉閱。

(〈風聞必錄〉，《循環日報》，1884年3月24日，版2)

不難看出，數日之內消息多而不確，又涉西文來源，《循環日報》的應對方法是「亟譯」和「姑錄」，即盡數盡快傳達。戰情在3月24日逆轉，法軍先有敗退之跡，後出捷報，言暗襲成功，華軍遁入諒山。¹³⁵《循環日報》始對時事知識的使用原則有一概括：

法人既攻北甯之後，其中勝負之數。傳說紛如，本館惟據所聞錄之，以備驗諸異日。蓋疑以傳疑，信以傳信者，良史之裁也。¹³⁶

¹³³ 〈海防電音〉，《循環日報》，1884年3月18日，版3。

¹³⁴ 「西國電音」見〈北甯戰務述聞〉，《循環日報》，1884年3月19日，版2。「西人所傳電音」見〈論北甯軍報〉，《循環日報》，1884年3月20日，版2。「蘇芝輪船抵港，攜到西字郵筒」見〈北甯戰耗續聞〉，《循環日報》，1884年3月22日，版3。「官場中消息」見〈風聞必錄〉，《循環日報》，1884年3月24日，版3。「法人……電音」見〈中法近事述聞〉，《循環日報》，1884年3月28日，版2。「《申報》採訪人」見〈法軍覆敗確耗〉，《循環日報》，1884年3月28日，版2。

¹³⁵ 〈禦法管見〉，《循環日報》，1884年3月29日，版2；〈北甯確耗〉，《循環日報》，1884年3月31日，版2；〈西貢郵音〉，《循環日報》，1884年4月7日，版2；〈詭計難成〉，《循環日報》，1884年4月10日，版2。

¹³⁶ 〈聊備一說〉，《循環日報》，1884年4月4日，版2。

「驗」同「驗」，意即報紙應盡錄所聞，並陳眾說，照錄而互為證，才是記錄事件的正確方法。《循環日報》且譯且錄的姿態，其實最早可見於1882年1月18日〈督轅近聞〉。新聞稱「西字報」收到「風聞」，港督即將卸任，但「未悉果否真確，姑譯錄之，以符日報體裁耳」。¹³⁷這一句因資訊龐雜而起、又因翻譯而生的「免責聲明」，不僅是《循環日報》譯錄西方新聞的常用結尾句，亦與《述報》諸如「爰照譯登」、「姑照譯之」等取態一脈相通。結合前述《述報》主要以《循環日報》為資訊取徑的論點，更可推測，由《循環日報》進入《述報》的除了有西方時事知識，還有對龐雜知識來源的衷心懷疑。

這種見於粵港日報的懷疑，除了因為知識蒐集有限，還有甚麼原因？從北甯戰事，可見《循環日報》對外來資訊的懷疑的根源之一，正是棘手的翻譯。1884年4月，北甯戰事趨於平息，出現中法議和傳聞。《循環日報》是月9日〈上海近報〉言：

初五日上海西報云，現據某報來信，言中朝現因時事孔亟，將與法人議和矣。據傳中朝惟決意固守邊陲，不復與聞越南之事。說者謂此言若確，則法人之計售矣。然中國豈真無人？想必有以善為挽回而補救也。此皆西字報所言，反覆閱之，詞婉而多諷，留心時事者，諒有以相喻於語言之表矣。¹³⁸

從上可見，「西字報所言」為文責所歸，文末透露對西報譯出之消息的不確，乃出於兩個語言障礙，一為「詞婉而多諷」，即源文表意曲折、語帶諷刺，可能解錯；二為「以相喻於語言之表」，即源文以喻入文處，多了一層修辭，難保不失。至此，固應追問，是哪一份「上海西報」的甚麼源文，讓「反覆閱之」的日報譯者遇到如此障礙，並如此指明？

從時間推斷，〈上海近報〉日期為1884年4月9日，即光緒十年三月十四日；報導中的初五，為同年農曆三月初五，即西曆1884年3月31日。溯源應以這一日為依據。〈上海近報〉言，中法欲議和，但朝中仍有主戰之聲。按關鍵詞搜索，同樣的內容亦見於《申報》1884年4月1日〈西報傳聞〉，來源為「昨日字林西字報」。¹³⁹1884年3月31日，《字林西報》確有此論。按照《循環日報》、

¹³⁷ 〈督轅近聞〉，《循環日報》，1882年1月18日，版3。

¹³⁸ 〈上海近報〉，《循環日報》，1884年4月9日，版2。

¹³⁹ 〈西報傳聞〉，《申報》，1884年4月1日，版1。

《申報》兩則逐句的語意，在英文中尋找對應語句之後，可基本肯定兩則中文報導基於的源文如下：

SHANGHAI, MARCH 31, 1884

According to advices received from a source that we have always found eminently reliable and well-informed, the stress of circumstances has induced the Government at Peking to make a very important concession in their controversy with the French. It is stated on high authority that the advisers of the Empress have waived all questions of suzerainty over Annam, and now base their arguments upon the objections that exist to the approach of France to a position of what they consider dangerous proximity to the Chinese frontier. If it be really true that China has virtually abandoned her claims to lordship over the Peninsula a very great point has been gained; and we are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this is the actual case, as the statement receives correlative support from other quarters. It is permissible to conclude that from henceforth negotiations will be confined to questions of boundary, possibly to the discussion of a neutral zone, the amount of the indemnity to be paid, and those other points of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reform on which we trust that France will now insist. We do not forget that the War Party in Peking is still loud, even if it is not strong; that there is an important section of the Empress's advisers who are crying out for battle, and that therefore consuls are still greatly divided among even the most prominent and responsible statesmen of the Empire. But by the irony of fate it is just these very men who are believed to be now under a cloud. The Empress considers that they have utterly misled her on the subject of China's preparedness of war, and the fall of Bacninh seems to have come upon her with the disconcerting suddenness of a cold douche. China, acting under a mistaken view of her own interests and traditional *prestige*, has espoused the quarrel of Annam. The consequences were unforeseen, but must now be accepted; and unless the Government is disposed to fight, the terms exacted by France must be accepted.¹⁴⁰

不難看出，《字林西報》評論措辭謹慎，常用層層疊扣的複合句式，表達頻帶保留，諸多陳述句都先設前提，免作武斷之語。例如前三句，刊方根據的是「敝報認為一貫尤其可靠、尤其靈通的消息來源」(a source that we have always found eminently reliable and well-informed)；這個來源得到「高權威的情報」(stated on

¹⁴⁰ "SHANGHAI, MARCH 31, 1884,"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31 March 1884, p. 3.

high authority)，指清廷已擱置成為安南宗主國的議題，轉而反對將安南變為中法治轄範圍的接壤地帶；刊方寫道，這一消息「假若果真屬實」(If it be really true)，則法國已得關鍵一分(a very great point has been gained)，意即在議和中先勝一籌；又道，「我們傾於相信此為實情，因為此與其他各方消息互為佐證」(we are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this is the actual case, as the statement receives correlative support from other quarters)，文中多用代詞虛指，讀來並非立時可理解。刊方又輾轉預言，「若作以下概括，或可得到容許」(It is permissible to conclude)，即日後中法議和，將多就邊界設定、賠款數額、內外管治等問題而展開。種種表達，雖為評論所必須的謹慎，卻亦讓虛實參雜難辨，信為《循環日報》困於「詞婉」而無從確鑿譯出的成因。

《循環日報》另一種理解困難是隱喻的修辭，在源文末尾至為顯見。源文寫到，中朝仍有重臣主戰，但他們正「籠於雲下」(under a cloud)，即不獲信任。究其原因，是慈禧認為這些大臣誤導自己錯判形勢，致北甯失守，大有被冷水當頭澆下，猝不及防之感(the disconcerting suddenness of a cold douche)。奮力主戰卻致戰敗，是文中說的「命運弄人」(by the irony of fate)，信為《循環日報》所說「多諷」的語源。

在北甯戰事中，《循環日報》對資訊龐雜、翻譯不易的切實感受，固然與異常密集的報導有關。密集報導的原因，在1884年4月21日社論〈防守粵垣管見〉可見一斑。此文指法軍最終退出北甯，轉向清廷索賠軍餉，又擬與葡萄牙立約，使法可從澳門入粵，再生事端。文中又言，華人每至法佔西貢貿易，必先付重稅，又須向法購「身價紙」以自由行走，否則要受牢獄之苦。所以，若法葡議成，法國「假道澳門，進窺粵垣」，「粵民之受禍，將不堪設想矣」。¹⁴¹《循環日報》特別在乎北甯一役在粵港澳的餘患，如此觀點鮮見於同期在華中西大報。這一憂思也表明，鴉片戰爭之後嶺南各埠雖為不同管治區域，事實上仍榮損俱通。此一對區域共同命運的關注，很可能是《循環日報》對《述報》影響尤深的原因。

北甯戰事發於1884年3月至4月中旬，恰在《述報》同年4月19日創刊前夕。上述種種時事知識的翻譯以及當中的懷疑情緒，應視為《述報》的即時背景和取態成因。《述報》對於中朝內治外事政策，雖然整體附和，但各大日報對知識危機的不安，特別是《循環日報》對翻譯的不確，《述報》在轉錄過程中難以

¹⁴¹ 〈防守粵垣管見〉，《循環日報》，1884年4月21日，版3。

不受影響。單就北甯戰事，已見此端。《述報》5月7日〈收復北甯確聞〉(附表，第29號)，引述「安南傳來信息」，一面倒描寫中朝四路大軍在北甯攻無不破、大敗法人的壯闊場景，「亟錄之以快人心」，¹⁴²無疑是勝利輿論；然5月9日又自《字林滬報》〈北甯戰務群錄〉，¹⁴³轉出〈北甯戰務錄聞〉(第45號)，補上華兵失利的記載，結尾透露要情由友人自官場探得，「因即照登，俾閱報家得知其詳，俟有確音，再行登報」。¹⁴⁴友人來函中未證的消息，刊方照取不誤，一面載為憑據，待加查證；一面也留個問號，交給讀者。1885年1月17日〈西友論朝亂〉(第127號)轉自《循環日報》。《述報》文末「譯而存之，其是與否，請還以質諸局中」一句，¹⁴⁵相信正是出自《循環日報》同題報導結尾「譯而存之，其是與否，請還以質之局中」。¹⁴⁶

此外，還值得注意，《述報》曾頻繁轉錄《循環日報》1884年10月15及17日的新聞紙。當中報導恰有〈照譯閏五月初九日，法國署公使第二次致總理衙門照會〉和〈照譯閏五月十二日，法國署公使第三次致總理衙門照會〉的連載，明言天津條約「漢文所譯，實有誤會法文之處」，「漢文誤譯法文，不勝枚舉」，¹⁴⁷要求中法今後議事「以法文為正，則所有華文譯錯之處，自應概置不理」。¹⁴⁸透過這則照會的公佈，《循環日報》明載的不止是刊方對翻譯的懷疑，更有外人對中譯的否定。如上文述，除了北甯戰役之外，《述報》表述其他西方時事，亦有「姑錄」、「照登」、「故照譯之」、「以符日報體裁」等說法，一面保有對外來資訊和翻譯的懷疑，一面將懷疑安放在日報每日更新、可待修正的體式之中。據《述報》主要取徑自《循環日報》的事實可推測，《循環日報》對資訊見之、譯之、存之、疑之的取態，《述報》必然有所拾取、有所內化。

《述報》既為一宗涉及多種文本實踐的知識生產，那麼刊方若對外來資訊存有懷疑，按日出版又展示並鞏固這種懷疑，則懷疑的態度就可能自時事知識的

¹⁴² 〈收復北甯確聞〉，《述報》，1885年5月7日，頁24a(總頁23)。

¹⁴³ 〈北甯戰務群錄〉，《字林滬報》，1884年4月11日，版1。

¹⁴⁴ 〈北甯戰務錄聞〉，《述報》，1885年5月9日，頁28b(總頁32)。

¹⁴⁵ 〈西友論朝亂〉，《述報》，1885年1月17日，頁6b(總頁256)。

¹⁴⁶ 〈西友論朝亂〉，《循環日報》，1885年1月12日，版2。

¹⁴⁷ 〈照譯閏五月初九日，法國署公使第二次致總理衙門照會〉，《循環日報》，1884年10月15日，版2。

¹⁴⁸ 〈照譯閏五月十二日，法國署公使第三次致總理衙門照會〉，《循環日報》，1884年10月17日，版2。

製作，延至刊中其他版塊。據此可進一步問，「兼繙」的視野與「照錄」的懷疑，是否曾從《述報》採自外界的時事知識，穿透至刊方自發的議論之中，或者關涉刊方對普通士人的傳統知識架構的思考？在本文採樣中，不少文章正有批評傳統學制的跡象。創刊號〈論格致之始〉及〈讀書宜遵格致說〉兩篇（附表，第5及6號），認為中西學本同以格物為源，但時下中國學子滯於科舉的「制藝取士」，忘卻格物之法，遂倡「參泰西格致之學」，曲徑而復聖學。¹⁴⁹第二期〈英國書籍博物院〉、〈各國博物會彙紀〉兩篇（第14及15號），介紹圖書館、萬博會、博物館等象徵西學廣博的機構，倡為埋頭「窮經」之中國學人的另一知識園地。¹⁵⁰後有〈不學無術論〉指學子若只顧記誦，不窮理義，眼界不開，則徒有「書味盎然」、「文氣尚順」之表，實如「圈中之鹿」、「井底之蛙」，¹⁵¹亦是對一般科舉考生的提醒。

《述報》初論中學，情緒仍算兼容而樂觀。時間移至刊末，漸出尖銳而具體的批評。採樣之外的文章同樣有所表徵。〈國家宜廣官人之途說〉揭科第之隘、捐例之弊與保舉之惡，直言近年重興洋務，不少「假託戚友、倚仗父兄、乳臭未乾」的官紳子弟，可循捷徑登上仕路，而正途入仕者大多學古而不通今，遂建議試人取仕，應以實務考驗辨別，即「考之以事」而不「考之以言」。¹⁵²1885年4月3日終刊號，《述報》更連發兩件學界醜聞，一為〈燕京叢錄〉（附表，第178號），述官學教習黃君廉拒絕行賄、險不能升任同文館一案；¹⁵³二為〈選泉京報〉（第174號），言科舉舞弊猖獗，朝廷不得不擬法杜絕。¹⁵⁴以取仕不當的事實，來佐證學制和仕制的滯礙。

清末中法戰爭自越南至臺灣，從陸戰至海戰，連年盤旋於粵港澳附近海域。這似乎也讓《述報》從中西軍備的落差，愈見學制和仕制的流弊。1885年3月刊方接連幾篇評論尤其顯著。〈論中國宜酌開技藝科〉言，「咸豐末季，中西齟齬」以來，中國雖效仿西國器法，加強軍備，但苦無人才，乃因唐以來八股

¹⁴⁹ 〈論格致之始〉及〈讀書宜遵格致說〉，見《述報》，1884年4月18日，頁碼不詳（總頁5-6）。

¹⁵⁰ 〈英國書籍博物院〉及〈各國博物會彙紀〉，見《述報》，1884年4月19日，頁碼不詳（總頁11-13）。

¹⁵¹ 〈不學無術論〉，《述報》，1885年2月27日，頁10a（總頁455）。

¹⁵² 〈國家宜廣官人之途說〉，《述報》，1885年1月30日，頁54a（總頁351）。

¹⁵³ 〈燕京叢錄〉，《述報》，1885年4月3日，頁66a（總頁711）。

¹⁵⁴ 〈選泉京報〉，《述報》，1885年4月3日，頁65a-b（總頁709-10）。

科甲為取仕唯一途，學子一心舉業，自然無暇旁騖；今後應設技藝科，培養實戰技能，破格用人。¹⁵⁵〈論實事求是〉一篇觀點亦相同。文中指國家最虛有其表之事當屬軍務；「今中國水師各船主炮手，類皆學術未精」，船政學堂只區區幾所，「國家不甚見重，於是富家子弟不肯就，貧家則又無脚力而不能就」，形同虛設；建議另開軍科、提倡武藝，儲備人才。¹⁵⁶又有〈論武備宜認真講求〉一篇，痛思北圻、馬尾、北甯、諒山各戰，認為清廷數十年來虛張洋務，「專務粉飾」，以致「臨時徒事張皇，毫無把握」，亦言「非中國人材有所遜於泰西，實執事者不肯破格用人耳」，¹⁵⁷與前論遙相呼應。上述諸文無一提到「鴉片戰爭」，卻無一不在反思十九世紀下半葉中西交戰而互通之後，國家苦於無人、普通士人又囿於舊制的困境。

以上批評，看似違背《述報》一貫不針砭朝政的立場。但筆者認為，正正因為《述報》不犯上、不衝突，刊方批評學制不濟、實學不興、取仕不公、學人出路太窄，才更顯真切，亦更合於面向粵地普通士人的編輯思維。敢言的姿態，其實並非偶發的異象。1885年1月28日〈開言路為自強首義說〉一文已指出，所謂仿西法以自強，當以開設報館為第一要務，惟有寬許言論，做到「上無禁，下無忌」；「朝野不相蒙，彼此不相隔」；¹⁵⁸方得西法之精。此文彷彿預知一般讀者會懷疑言路大開是否可行，勸道不論智慧深淺，各家所言都應「恭觀互証」，¹⁵⁹方見是非曲直。開言路的提議，與「兼緝海外」、廣採資訊的策略，莫不互為表裏；隨「照譯」和「照錄」而積累的存疑精神，亦與《述報》對學制、仕制的批評呈相似的增長趨勢。此外，在疑思與直諫的觀照下，第二節所言《述報》館主人始終身份不明，刊內文章也全部匿名發表，彷彿亦是頗合情理的自我保護。研究者固不應因匿名而擱置材料，反而可在隱約處洞察劇變。

七、餘論：《述報》其後

本文研究《述報》時事知識取徑，試提出以下論點。其一，《述報》是一份面向粵地普通士人的日報。其二，《述報》以「兼緝海外」為己任，將源自西方的時

¹⁵⁵ 〈論中國宜酌開技藝科〉，《述報》，1885年3月5日，頁33a-b（總頁501-2）。

¹⁵⁶ 〈論實事求是〉，《述報》，1885年3月8日，頁43a-b（總頁521-22）。

¹⁵⁷ 〈論武備宜認真講求〉，《述報》，1885年3月9日，頁48a（總頁531）。

¹⁵⁸ 〈開言路為自強首義說〉，《述報》，1885年1月28日，頁45a（總頁333）。

¹⁵⁹ 同前注，頁45b（總頁334）。

事新聞呈為粵地普通士人在科考之外的另一知識類別。其三，《述報》的「兼繙」是表象，時事知識大多並非取材西報、經語際翻譯而來，而是轉錄中文報刊、經語內重組和符際翻譯而成，手法多種多樣；以量而言，香港《循環日報》是《述報》的主要資訊來源。這一判斷比過往偏於《申報》或者《中外新報》對《述報》之影響的看法更具數據基礎。其四，《述報》廣譯各報時，還習得一種出於翻譯、伴隨「照錄」的深層懷疑，此始於中法北甯戰役引發的資訊危機，《循環日報》取態對《述報》尤有影響。其五，「兼繙」和「照錄」之際，《述報》對本國知識體系、學制和仕制的批評愈發鮮明。可見，粵地普通士人接觸日報及翻譯時，對自身知識的態度已見變化。這裏說的變化，並不是士人對日報和翻譯之知識傳播力的頓悟（這毫不意外），而是在接受日報和翻譯這兩種知識形式時，因知其不能盡信，而對普遍的知識也生發出的懷疑。

本文結合知識史、期刊研究及翻譯研究的方法，一直強調《述報》——甚或任何晚清期刊——不應被視為一份孤立的地方報刊。橫向而言，《述報》的確處於晚清在華報業的複雜資訊網絡之中；《述報》與港報的文本聯繫，晚清粵語地區報界的思想關聯，更不容忽視。縱向而言，《述報》的學人情懷、兼蓄並陳的手法以及存而疑之的取態，已脫於鴉片戰爭前後粵地以國家情報和硬性知識主導的譯報思維。

《述報》終刊之後，何以為繼？以廣東為界，再往後看，至少可在《嶺學報》（1898）發現與《述報》相仿的編輯思維。對於日報與翻譯之用，《嶺學報》編者黎國廉（1870–1940）認為，鴉片戰爭前後林則徐、曾紀澤開譯報先河，有禦敵之功，但也要看到，若報紙資訊不通不實，影響更甚於外交失敗、國庫空虛、科技落後、法制不全。¹⁶⁰黎國廉認為報界良莠不齊，內外消息紛繁，難辨虛實，主張「五味竝陳，有舌者自能辨之矣。請無庸空譚也。五色竝陳，有目者自能擇之矣」，¹⁶¹即一面盡量求實，一面容人自行判斷，不必強加觀點，也不應特抒己見。黎國廉認為廣東報刊比其他地區報刊更能有此胸襟，因為廣東通商已久、民風早開，能「辨之」、「擇之」的人很多，其中不少是「通人鉅儒，洞中西之微而窺其奧者」，¹⁶²即語言兼通、學養深厚，能對中西行鉅細對比的人。這

¹⁶⁰ 黎國廉：〈嶺學報緣起〉，《嶺學報》第1期（1898年2月），頁3a–b。

¹⁶¹ 同前注，頁4a–b。

¹⁶² 同前注，頁4b。

種廣採並陳，存疑求問的立意，與《述報》創刊時的主張相似，更多了一分作為晚清廣東學人的自信與寄望。

《嶺學報》出於《述報》者，尚有翻譯一事。黎國廉認為採譯西報與廣譯西書同等重要，因為「書以道故，報以道新」，¹⁶³兩者互相補足。他尤重未譯之書，不喜重譯。他明示《嶺學報》體式模仿湖南《湘學報》(1897-1898)時，強調《湘學報》只採錄已譯之西書，《嶺學報》「則專取未譯之西書、西報」，¹⁶⁴亦重視「妙選譯人」。¹⁶⁵他似乎與《循環日報》一般苦於破解西報修辭，明顯意識到語言差異是知識傳播的難點，看待翻譯的態度亦比同一時期大舉譯事、欲速且廣的朝臣更為冷靜。黎曾以器質之別喻語言差異，謂「語言一格之，文字一格之，聲氣嗜欲，猶水石之不相入也」；亦考慮到文化差異，言「政教之繁雜，興替離合之跡，材物之宜、山川障塞之遼廓，猶米鹽然」。¹⁶⁶為確保譯事有序、源流可考、新舊可通，《嶺學報》規定外來地名、人名須以已頒布之條約使用的定譯為準，主張為專有名詞「詳加語解」，更提倡譯者共列「譯語名號歸一表」，¹⁶⁷相信等同於譯名對照手冊。比起《循環日報》、《述報》，《嶺學報》對譯事似乎更有提前規劃，開始直面取材、證偽、翻譯等報業製作知識過程的核心疑難，愈來愈接近以翻譯為現場，對讀中西知識體系的階段。

從《嶺學報》的略讀，可以推測，粵地普通士人的知識結構或已隨《述報》開啟的閱報經驗而發生轉變，甚至漸出傳統科舉、學堂體系之外一種以懷疑為起點、以翻譯為途徑的求知之道。對翻譯的懷疑，古今中西皆有之。晚清外交種種失誤，甚至就被解釋為翻譯不通不達之果。¹⁶⁸翻譯的問題是如何從官方話語、外事場合，進入尋常讀書人的視野？或者說「進入」的說法是否根本不準

¹⁶³ 黎國廉：〈嶺學報緣起〉，頁 5a。

¹⁶⁴ 〈嶺學報畧例〉，《嶺學報》第 1 期(1898 年 2 月)，頁 6a。

¹⁶⁵ 黎國廉：〈嶺學報緣起〉，頁 5a。

¹⁶⁶ 同前注，頁 3b-4a。

¹⁶⁷ 〈嶺學報畧例〉，頁 6b。

¹⁶⁸ 晚清中英外交的翻譯問題可為典型。近期討論詳見王宏志〈馬夏爾尼使華的翻譯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3 期〔2009 年 3 月〕，頁 97-145)、〈斯當東與廣州體制中英貿易的翻譯：兼論 1814 年東印度公司與廣州官員一次涉及翻譯問題的會議〉(《翻譯學研究集刊》第 17 輯〔2014 年 6 月〕，頁 225-59)、〈1814 年「阿羅事件」：近代中英交往中的通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57 期〔2014 年 7 月〕，頁 203-32)。

確，晚清廣東普通士人對翻譯問題的領悟，其實別有歷程？這些問題，固須對粵地報刊翻譯再行研究，才能知其一二。但可以肯定的是，《述報》譯事及其前後粵地報刊種種，自非「西學中用」或「西學東漸」所能一言以蔽，而需要一種包容複雜性與發展性的表述。西方知識進入晚清粵地，不可能如入無人之境，整齊劃一，悉數歸化，亦不可能只有重臣大儒的鴻論大略，而不靠在地粵人的深耕細作。《述報》如大多晚清報刊，看來背景不明、人物模糊、零散無果、過目則忘，卻正正是粵地士人群像的存證，也是論及晚清廣東對西方之認識，應該對其報刊再行研究的原因。

附表：《述報》採樣及消息來源

注：

- 1.「條目」不包括刊方告示及廣告；
- 2.「吻合及較早文本」所列出者，為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中國青蘋果數據中心《申報》全文數據庫、香港公共圖書館「多媒體資訊系統·香港舊報紙」，以及“Brill Online Primary Sources”中與《述報》相應條目、內容匹配、且早於該條目出版之文本。

序號	出版日期	條目	文內來源標記	吻合及較早文本	文本來源	來源冊號
1	光緒十年三月廿三日 1884年4月18日 創刊號	越南劉提督戰書	【無】	越南劉提督戰書	循環日報	1884年3月31日
2		論法人窮兵	【無】	論法人窮兵	循環日報	1884年4月2日
3		法人述黑旗勇畧	「西報謂」	法人述黑旗勇畧	循環日報	1884年4月3日
4		西報譯錄	「西字報云」	法人黷武	循環日報	1884年4月11日
5		論格致之始	【無】	【無】	【無】	【無】
6		讀書宜遵格致說	【無】	【無】	【無】	【無】
7		西國格致書院	【無】	第一圖	小孩月報	1877年3卷5期
8	光緒十年三月廿四日	安南劉提督告示	【無】	劉提督告示	申報	1884年4月8日
9		氣球到越	「西字報謂」	氣球到越	循環日報	1884年4月7日
				輕氣球圖說	畫圖新報	1880年1卷1期
10		氣球第一圖	【無】	【無】	【無】	【無】
11		氣球第二圖	【無】	【無】	【無】	【無】
12	1884年4月19日	論劉提督募苗禦敵	【無】	論劉提督募苗禦敵	循環日報	1884年4月1日
13	1884年4月19日	美國近報	「美國遞來信息云」	美國近報	循環日報	1884年4月12日
14		英國書籍博物院	【無】	英京書籍博物院論	中西聞見錄	1874年第21期

序號	出版日期	條目	文內 來源標記	吻合及 較早文本	文本來源	來源冊號	
15	(續上) 光緒 十年 三月 廿四日 1884年 4月 19日	各國博物會 彙紀	【無】	論中國宜自設 博覽會	畫圖新報	1881年2卷1期	
			【無】	紀賽奇會頂大 之數	萬國公報	1875年3月27日	
			【無】	大智利國事	萬國公報	1875年3月27日	
16			西國博物院	【無】	聖彼得堂外形	畫圖新報	1881年2卷1期
17			論亞細亞	【無】	亞細亞地圖	畫圖新報	1881年2卷1期
18			皇朝輿地圖	「本館新有」	【無】	【無】	【無】
19			皇朝輿地 總圖	【無】	【無】	【無】	【無】
20			東北四省圖 考略	【無】	東北四省圖考 略	畫圖新報	1881年2卷1期
21			東北四省圖	【無】	東北四省圖	畫圖新報	1881年2卷1期
22		東五省圖 考略	【無】	東五省圖考略	畫圖新報	1881年2卷1期	
23		東五省圖	【無】	東五省圖	畫圖新報	1881年2卷1期	
24		中兩省圖 考略	【無】	中兩省圖考略	畫圖新報	1881年2卷1期	
25		中兩省圖	【無】	中兩省圖	畫圖新報	1881年2卷1期	
26	光緒 十年 四月 十三日 1884年 5月7日	論中國宜堅 拒法人賠款 之請	【無】	【無】	【無】	【無】	
27		電氣行車	【無】	電氣行車	畫圖新報	1881年2卷1期	
28		輪舟新製	【無】	輪舟新製	畫圖新報	1881年2卷1期	
29		收復北甯 確聞	「昨日安南傳來 信息」	【無】	【無】	【無】	
30		法軍近信	「聞得西人傳言」	法軍近信	申報	1884年4月9日	
31		北防嚴密	【無】	北防嚴密	申報	1884年4月9日	
32		營口籌防	【無】	營口籌防	申報	1884年4月9日	
33		舟山設防	「頃有西友述及」	舟山設防	申報	1884年4月9日	

序號	出版日期	條目	文內來源標記	吻合及較早文本	文本來源	來源冊號	
34	光緒十年四月十四日	皇太后賜奠恭紀	皇太后賜奠恭紀	皇太后賜奠恭紀	邸鈔	1884年5月4日	
35		禦法管見	【無】	禦法管見	循環日報	1884年3月29日	
36		論法兵中計	【無】	論法兵中計	申報	1884年4月9日	
37	1884年5月8日	銀行電音	【無】	銀行電音	循環日報	1884年5月5日	
38	光緒十年四月十五日	論中法兩國外助無人	【無】	論中法兩國外助無人	申報	1884年4月15日	
39		江防要務	【無】	江防要務	申報	1884年4月14日	
40		金陵近信	「金陵遞來西字信息」	金陵近信	循環日報	1884年5月6日	
41		福州瑣錄	「福州遞到郵筒云」	福州瑣錄	循環日報	1884年5月2日	
42		索法賠償	【無】	論索法賠償	申報	1884年4月16日	
43		議禁華人	「美國紐約報云」	議禁華人	申報	1884年4月10日	
44		1884年5月9日	藥箱炸裂	【無】	藥箱炸裂	申報	1884年4月18日
45			北甯戰務錄聞	「日前所接軍情」 「友人由官場探得」	北甯戰務群錄	字林滬報	1884年4月11日
46	光緒十年九月一日	海防七策	「新安憂天人謹獻」	海防七策	循環日報	1884年10月14日	
47		輪船無踪	「上海字林西報……接有廈門電音」	輪船無踪	循環日報	1884年10月15日	
48	1884年10月	存問鄰交圖說	【無】	存問鄰交圖說	點石齋畫報	光緒十年(1884)八月第16號	
49	19日	存問鄰交	【無】	存問鄰交	點石齋畫報	光緒十年(1884)八月第16號	

序號	出版日期	條目	文內 來源標記	吻合及 較早文本	文本來源	來源冊號	
50	(續上) 光緒 十年 九月 一日	操閱軍兵	「上海報謂」	操閱軍兵	循環日報	1884年10月15日	
51		倫敦電音	「英都倫〔敦〕發來電音云」	倫敦電音	循環日報	1884年10月15日	
52		禁售煤鐵	「上海報謂」	禁售煤鐵	循環日報	1884年10月15日	
53		基隆捷報	「本館接到訪事人遞來郵筒」	【無】	【無】	【無】	
54		踴躍用兵	「聞左侯相電致彭欽憲」	百粵紀聞	申報	1884年9月28日	
55		築臺堅固	「外洋新聞紙云」	築臺堅固	申報	1884年10月6日	
56		和議又開	「前月十三日信息云」	【無】	【無】	【無】	
57		1884年 10月 19日	遴選得宜	「上海字林西報謂」	The Minister to Japan Li Shu-ch'ang Imperial Decree	字林西報	1884年10月7日
58			基隆確音	「茲接到確鑿信息云」	基隆捷音	循環日報	1884年10月14日
59			法人妄言	「法京巴黎斯馬顛日報有云」	【無】	【無】	【無】
60			津船述事	「錄滬報」	津船滬報	字林滬報	1884年10月7日
61			福電最要	「昨日午前接福州晨八點鐘來電」	福電最要	字林滬報	1884年10月7日
62			相臣庭訓	「聞李傅相昨與西人會晤」	【無】	【無】	【無】
63		光緒 十年 九月 二日	上諭張佩綸奏	「上諭恭錄」	諭旨恭錄	申報	1884年10月7日
64	1884年 10月 20日	上諭禮部奏遵議湖北布政使王大經	「上諭恭錄」	諭旨恭錄	申報	1884年10月7日	

序號	出版日期	條目	文內來源標記	吻合及較早文本	文本來源	來源冊號
65	(續上) 光緒十年九月二日 1884年10月20日	上諭兵部學習主事陳彝謙	「上諭恭錄」	諭旨恭錄	申報	1884年10月7日
66		上諭前因法人背約失信	「上諭恭錄」	諭旨恭錄	申報	1884年10月7日
67		上諭翰林院侍讀王邦璽	「上諭恭錄」	諭旨恭錄	申報	1884年10月7日
68		曾國荃片	「選錄京報」	京報全錄	申報	1884年10月8日
69		潘鼎新片	「選錄京報」	京報全錄	申報	1884年10月8日
70		一門忠孝	【無】	一門忠孝	循環日報	1884年10月16日
71		立言得體	【無】	【無】	【無】	【無】
72		狡謀洩露	「港差探得信息」	【無】	【無】	【無】
73		介然成路	【無】	【無】	【無】	【無】
74		增築土台	【無】	【無】	【無】	【無】
75		設電續聞	【無】	設電續聞	申報	1884年10月1日
76		亂黨歸降	「二十日倫敦電音」	亂黨歸降	循環日報	1884年10月16日
77		死有餘辜	【無】	死有餘辜	點石齋畫報	光緒十年(1884)八月第16號
78		死有餘辜圖說	【無】	死有餘辜圖說	點石齋畫報	光緒十年(1884)八月第16號
79		打狗塞河	「西人遞來信息」	【無】	【無】	【無】
80		西友津信	「西友來信言」	西友津信	申報	1884年10月8日
81		台灣近信	【無】	【無】	【無】	【無】
82		論法人有思和之意	「珠江遡叟來稿錄循環日報」	論法人有思和之意	循環日報	1884年10月15日
83		京信彙錄	【無】	京師近信	申報	1884年9月30日
84	檀山近聞	「茲接到旅檀島友人來函云」	檀山近聞	循環日報	1884年10月16日	

序號	出版日期	條目	文內來源標記	吻合及較早文本	文本來源	來源冊號
85	(續上) 光緒十年九月二日	承辦可惡	【無】	承辦可惡	循環日報	1884年10月16日
86		黑夜移營	【無】	黑夜移營	循環日報	1884年10月14日
87	1884年10月20日	海防來信	「昨日接到海防來信云」	海防來信	循環日報	1884年10月14日
88		有所私淑	【無】	【無】	【無】	【無】
89		載運軍伙	「上海報謂」	載運軍伙	循環日報	1885年10月15日
90		瑤池盛會	「聞恭邸」	瑤池盛會	循環日報	1885年10月17日
91		日下紀聞	「前月初四聞鄧京卿承修與助貝勒商議」	日下紀聞	申報	1884年10月3日
92		英京電報	「英京發來電音云」	【無】	【無】	【無】
93		研訊船主	「廈門西人遞來信息云」	【無】	【無】	【無】
94	光緒十年九月三日	論中朝宜固守北洋	【無】	【無】	【無】	【無】
95		狡謀叵測	「申報載閩友來信」	閩友來信	申報	1884年10月1日
96		台郡軍情	「旅廈友人遞來信息」	台郡軍情	循環日報	1884年10月17日
97	1884年10月21日	香港近事	【無】	【無】	【無】	【無】
98		法人增餉	「英都發來電音」	法人增餉	循環日報	1884年10月17日
99		事難懸測	「電報言」	王子行踪	循環日報	1884年10月16日
100		鳳驥續說	【無】	【無】	【無】	【無】
101		吳淞近事	【無】	吳淞近事	申報	1884年10月6日
102		變幻百出	「晉源西報謂」	【無】	【無】	【無】
103		擇地安營	【無】	【無】	【無】	【無】
104		賞卹將士圖說	【無】	賞卹將士	點石齋畫報	光緒十年(1884)八月第16號

序號	出版日期	條目	文內來源標記	吻合及較早文本	文本來源	來源冊號
105	(續上) 光緒十年九月三日 1884年10月21日	賞卹將士	【無】	賞卹將士	點石齋畫報	光緒十年(1884)八月第16號
106		軍律森嚴	「法國日報錄」	【無】	【無】	【無】
107		大臣耿介	「上海信息云」	大臣耿介	申報	1884年10月2日
108		淡水捷音	「本館昨接淡水訪事人遞來信息云」	淡水捷音	循環日報	1884年10月17日
109		閱勇迭聞	【無】	閱勇迭聞	循環日報	1884年10月17日
110		守禦得人	「昨接九龍官場友人遞來雙魚」	【無】	【無】	【無】
111		法船郵音	「據法船舟師所言」	【無】	【無】	【無】
112		奇兵制勝	【無】	奇兵制勝	循環日報	1884年10月18日
113		東京戰信	「東京信息謂」	東京戰信	循環日報	1884年10月18日
114		建橋駐兵	【無】	建橋駐兵	【無】	【無】
115		宜節用以助軍餉說	【無】	宜節用以助軍餉說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10日
116		高麗近事	「日本美路西字報云」	高麗近事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10日
117		立平事變	「得諸傳聞」	【無】	【無】	【無】
118		臺北近信	「有負羽從軍者由台北附外國商輪轉輾會金陵云」	【無】	【無】	【無】
119	1885年	派欸郵音	【無】	【無】	【無】	【無】
120	1月	美船往高	【無】	美船往高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7日
121	17日	暫緩援臺	「上海晉源報謂」	暫緩援臺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7日
122		諭築防圍	「光緒十年十一月示」	諭築防圍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9日
123		閩事摭要	【無】	閩事摭要	申報	1885年1月2日
124		不允交砲	「上海字林西報謂」	不允交砲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13日

序號	出版日期	條目	文內 來源標記	吻合及 較早文本	文本來源	來源冊號
125	(續上) 光緒 十年 十二月 二日 1885年 1月 17日	華商聯稟	「日本美路報謂」	華商聯稟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13日
126		擬賃西船	「上海馬嬌利西報謂」	擬賃西船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13日
127		西友論朝乱	「西友論」	西友論朝亂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12日
128		訛傳可笑	「上海字林西報云」	訛傳可笑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12日
129		巨船往高	【無】	【無】	【無】	【無】
130		洞悉陰謀	「都中近接巴黎電音」	洞悉陰謀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13日
131		東京軍信	「申報東京訪事人本月十二日由海防發郵筒云」	東京軍信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13日
132		鄰邦仗義	「官場傳說」	【無】	【無】	【無】
133		兵艦抵高	「昨天津訪事友人發來電音云」	兵艦抵高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13日
134		窮兵不已	「西字報云」	窮兵不已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13日
135		復困台灣	「閱港轅報有云」	【無】	【無】	【無】
136		空勞往返	【無】	【無】	【無】	【無】
137		法人虛聲	「近聞法人信息」	【無】	【無】	【無】
138		咎無可歸	【無】	【無】	【無】	【無】
139		憲示照錄	「憲示照錄」	【無】	【無】	【無】
140		閩事彙誌	【無】	閩事彙誌	申報	1884年12月27日
141		中法要電	「前月十八日英京發京電音云」	【無】	【無】	【無】
142		參劾風聞	【無】	【無】	【無】	【無】
143		無傷舊好	「日本報云」	【無】	【無】	【無】
144	澳門近事	「二十六日澳門遞到西字信息云」	澳門近事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14日	
145	事屬訛傳	「前月初旬西貢街道傳說」	事屬訛傳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14日	
146	購買火船	【無】	購買火船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14日	

序號	出版日期	條目	文內來源標記	吻合及較早文本	文本來源	來源冊號
147	光緒十年十二月七日 1885年1月22日	高義和約通商章程	【無】	高義和約通商章程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16日
148		閩江近事	「福州西人來信」	【無】	【無】	【無】
149		允更和約	「近聞」	【無】	【無】	【無】
150		海防西簡	「海防西友來信」 「說見滬報」	海防西簡	字林滬報	1885年1月13日
151		都下紀聞	「京中西人來信」	【無】	【無】	【無】
152		朝鮮要音	「西人於朝鮮之濟物浦由大北電報公司發來一電」	朝鮮要電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21日
153		俄國深謀	「東瀛報譯西字報云」	【無】	【無】	【無】
154		新建站路	「茲聞英國巴明咸省」	【無】	【無】	【無】
155		鏡海郵信	「澳門遞來信息云」	【無】	【無】	【無】
156		勑設燕梳	「現下聞得」	【無】	【無】	【無】
157		法兵舉動	「現下聞得」	【無】	【無】	【無】
158		法員奏章	「法廷接到奏牘」	【無】	【無】	【無】
159		越高二事不同說	「滬報云」	越高二事不同說	字林滬報	1884年12月29日
160		西報彙錄	「西報彙錄」 「西報彙錄」 「西報言」	法船赴台 領事回國 【無】	循環日報 循環日報 【無】	1885年1月17日 1885年1月17日 【無】
161		台灣近聞	「廈門西簡云」	台灣近聞	字林滬報	1885年1月11日
162		台灣再信	「淡水遞來郵筒」	【無】	【無】	【無】
163	雄兵赴台	「接得上海報云」	On the last trip of the <i>Waverley</i>	字林西報	1884年1月14日	
164	緬甸近聞	「西曆上月二十二日潞江電音云」	緬甸近聞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19日	
165	銘軍渡台	【無】	銘軍渡台	字林滬報	1885年1月11日	
166	丁和克書	【無】	小臣丁和克痛哭請救臺灣書	字林滬報	1885年1月10日	

序號	出版日期	條目	文內 來源標記	吻合及 較早文本	文本來源	來源冊號	
167	(續上)	鉅艦告竣	「茲聞意大利國」	鉅艦告竣	循環日報	1884年1月14日	
168	光緒 十年 十二月 七日	華船覆溺	「據該船舟師所述」	【無】	【無】	【無】	
169		亡兵被獲	「新嘉坡土地列士 太唔士報云」	亡兵被獲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17日	
170	1885年 1月 22日	賞賜寶星	「茲聞德王」	賞賜寶星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17日	
171		車路難成	「倫敦報云」	車路難成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17日	
172		議撥軍餉	【無】	議撥軍餉	循環日報	1885年1月17日	
173		上諭恭錄	「上諭恭錄」	上諭恭錄	循環日報	1885年3月30日	
174	光緒 十一年 二月 十八日	選錄京報	「選錄京報」	選錄京報	循環日報	1885年3月31日	
175		招商輪船運 漕局示	「招商輪船運漕局 示」	招商輪船運漕 局示	循環日報	1885年3月26日	
176		握節入關	「申報接得粵西來 信云」	握節入關	循環日報	1885年4月1日	
177		和有可望	「〔滬埠西人傳言〕 聞」 〔注：原刊殘缺， 此內容乃據文本來 源補入〕	和有可望	循環日報	1885年3月30日	
178		燕京叢錄	【無】	燕京脞錄	申報	1885年3月20日	
179		四明紀要	【無】	四明紀要	申報	1885年3月23日	
180		1885年 4月3日 終刊號	賢相憂勤	【無】	賢相憂勤	字林滬報	1885年3月22日
181			旁觀談論	【無】	【無】	【無】	【無】
182			粵西確耗	【無】	粵西確耗	循環日報	1885年3月30日
183			台戰確信	「滬報接得台灣正 月二十七日郵」	台戰確信	循環日報	1885年3月30日
184	面陳顛末		「日報言本月六號 接北京電報」	面陳顛末	循環日報	1885年3月31日	
185	論朝鮮人上 總理書		【無】	朝鮮人上總理 書	申報	1885年3月17日	
186	津門摭要		【無】	津門摭要	循環日報	1885年3月31日	
187	法人堅壘	「上海晉源西報謂」	法人堅壘	循環日報	1885年3月31日		

序號	出版日期	條目	文內來源標記	吻合及較早文本	文本來源	來源冊號
188	(續上)	法兵將至	「新嘉坡西字報云」	法兵將至	循環日報	1885年3月31日
189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八日	牲口繁滋	「新嘉坡土地烈士太晤士報云」	牲口繁滋	循環日報	1885年4月1日
190		法官告辭	「茲接到電言」	法官告辭	循環日報	1885年4月1日
191	1885年	寧波近況	「寧波西人遞來郵音」	【無】	【無】	【無】
192	4月3日終刊號	牲口出口	「現聞」	牲口出口	循環日報	1884年4月1日

徵引書目

* 本書目收錄數位資料庫、專書及論文三類。本文所引之晚清中外刊物，隨文注明詳細資料，在此不贅。

一、數位資料庫

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網址：<http://www.cnbkysy.cn/>

中國青蘋果數據中心《申報》全文數據庫，網址：<http://spcuhk.egreenapple.com/web/index.html>

香港公共圖書館「多媒體資訊系統·香港舊報紙」，網址：https://mmis.hkpl.gov.hk/web/guest/old-hk-collection?from_menu=Y&dummy=

“Brill Online Primary Sources,” website: <https://primarysources.brillonline.com/subjects>

二、專書

《述報》(影印本)，收入吳相湘主編：《中國史學叢書》初編第20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年。

《郭嵩燾日記》，收入郭嵩燾著、梁小進主編：《郭嵩燾全集》第8-12冊，長沙：岳麓書社，2012年。

卞東磊：《古典心靈的現實轉向：晚清報刊閱讀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方漢奇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1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

李 磊：《〈述報〉研究——對近代國人第一批自辦報刊的個案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年。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馬 鏞：《中國教育通史(清代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

——：《勸學篇》，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中江書院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5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

張靜廬輯註：《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上海：羣聯出版社，1954年。

梁群球主編：《廣州報業(1827-1990)》，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

- 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述報法兵侵臺紀事殘輯》(全三冊)，臺北：臺灣銀行，1968年。
- 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8年。
- 鄭榮、張鳳喈、王堉主修：《續修南海縣志》，清宣統庚戌(1910)刻本。
- 魏源撰、陳華等點校注釋：《海國圖志》，長沙：岳麓書社，1998年。
- Britton, Roswell S.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Taipei: Ch'eng-Wen, 1966.
- Burke, Peter.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2000.
- .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II: From the Encyclopédie to Wikipedia*.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2012.
- .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2016.
- 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1.
- Hermans, Theo.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9.
- Judge, Joan. *Republican Lens Gender, Visuality, 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 Leonard, Jane Kate. *We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Maritime World*.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 Lin, Yutang.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6.
- Meadows, Thomas Taylor. *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and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London: Wm. H. Allen and Co., 1847.
- Popovič, Anton. *Dictionary for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Edmonton: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Alberta, 1975.
- Rawski, Evelyn Sakakida.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 Tymoczko, Maria. *Enlarging Translation, Empowering Translators*. Manchester: St. Jerome, 2007.

三、論文

孔祥吉、村田雄二男：〈從中日兩國檔案看《國聞報》之內幕——兼論嚴復、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的新聞實踐〉，《從東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與人物》，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07-95。

王宏志：〈馬戛爾尼使華的翻譯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3月，頁97-145。

——：〈斯當東與廣州體制中英貿易的翻譯：兼論1814年東印度公司與廣州官員一次涉及翻譯問題的會議〉，《翻譯學研究集刊》第17輯，2014年6月，頁225-59。

——：〈1814年「阿耀事件」：近代中英交往中的通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7期，2014年7月，頁203-32。

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教育世界》第93號，1905年1月上旬，頁1-6。

朱傳譽：〈記《述報》——一張不載於報史的重要報紙〉，《報人·報史·報學》，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年，頁95-105。

南海馮活泉續繪、新會陳信氏輯說：〈粵東省城圖〉，出版地、出版者不詳：清光緒十年（1884）秋季刻。

孫文鏢〔孫聞鏢〕：〈廣州最早的中文日報——《述報》〉，《嶺南新聞探索》，1991年第1期，頁53。

陳曉平：〈《述報》是香港《中外新報》的子報〉，壹讀：<https://read01.com/zh-hk/G7Jd8O.html#.YaRhzdBBwb4>（發布日期：2017年1月17日；讀取日期：2021年11月21日）。

黃大賽：〈廣州《述報》研究〉，廣州：暨南大學新聞系碩士論文，1996年。

葉 嘉：〈「實用」的演變：民初上海雜誌譯報實踐初探〉，《編譯論叢》第8卷第1期，2015年3月，頁1-40。

蔣建國：〈廣州《述報》與地方新聞報導（1884-1885）〉，《國際新聞界》，2011年第4期，頁108-12。

黎志添：〈鄭觀應「仙道」與「救世」的思想和實踐：兼評其對清末民初道教發展的影響及意義〉，《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7期，2018年7月，頁151-202。

Barnett, Suzanne Wilson. "Wei Yüan and Westerners: Notes on the Sources of *Hai-kuo T'u Chih*." *Ch'ing-shih wen-t'i* 2.4 (Nov. 1970): 1-20.

- Chen, Songchuan. “An Information War Waged by Merchants and Missionaries at Canton: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1834–1839.” *Modern Asian Studies* 46.6 (Nov. 2012): 1705–35.
- Even-Zohar, Itamar. “Introduction.”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 Today* 11:1 (Spring 1990): 1–8.
- Gentz, Natascha. “Useful Knowledge and Appropriate Communication: The Field of Journalistic Production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Rudolf G. Wagner, ed.,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 Image,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10*. Albany, NY: SUNY Press, 2007, pp. 47–104.
- Jakobson, Roma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 113–18.
- Lefevere, André. “On the Refraction of Texts.” In Mihai Spariosu, ed., *Mimesis in Contemporary The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Volume I: The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Debate*.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1984, pp. 217–37.
- Vittinghoff, Natascha. “Social Actors in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Michael Lackner and Natascha Vittinghoff, eds.,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Leiden: Brill, 2004, pp. 75–118.
- Yahalom, Shelly. “Le Système littéraire en état de crise: Contacts inter-systémiques et comportement traductionnel.” *Poetics Today* 2.4 (Summer–Autumn 1981): 143–60.
- Ye, Michelle Jia. “Expanding Translation: A Text Map of *New Youth* (1915–1918).”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Series* 2.1 (Jun. 2018): 59–106.

從翻譯至懷疑：廣東《述報》(1884–1885)的 時事知識取徑

(提要)

葉 嘉

《述報》(1884–1885)為廣東首份粵人自辦日報，抱持「兼緝海外」的宗旨，上承鴉片戰爭前後粵地情報翻譯的實踐，下啟戊戌左右廣東民報勃興的新局。本文分析《述報》內標記為譯本的時事新聞，探討日報作為西方而來知識載體，最初在粵地如何發生，面向何人出版，展示何種知識變化。本文先描寫背景，透過分析《述報》聲明、告白及承印商海墨樓的書目和售書位置，指出《述報》面向廣東普通士人；後採樣《述報》關鍵卷冊，追溯資訊來源，發現「兼緝海外」是表象，刊中時事知識大多並非取材西報、經語際翻譯而來，而是轉錄中文報刊、經語內重組而成，甚至有「偽譯」的可能。溯源分析可見，《述報》乃以極有限的知識資源，每日將西方時事呈現為一種在經典及制藝之外的新的知識類別。譯本對讀表明，《述報》一面按日刊出時事知識，一面亦習得一種對經翻譯所得的知識存疑而「照錄」的態度。懷疑的取態同時顯現於刊內日益尖銳的評論，尤其是針對學制、仕制的疑思和批評。綜合此研究，可見讀報和譯報在1884至1885年已進入廣東士人視野；譯報而來的西方時事一面催生新的知識類別，一面激發對傳統知識與體制的檢視，其效具雙重性；報刊翻譯乃西方報刊文化形塑晚清廣東士人的重要界面，值得深入探討。

關鍵詞： 《述報》 晚清 廣東 翻譯 懷疑

From Translation to Scepticism: Paths of Knowledge in Current Affairs in the Cantonese Daily *Shubao* (1884–1885)

(Abstract)

YE Michelle Jia

In this essay, I explore *Shubao* (1884–1885), the first Chinese-run Chinese-language daily newspaper in Canton, with a focus on the news articles marked as translations. I first identify the anonymous *Shubao*'s intended readership as the ordinary local Cantonese intellectuals. Working on a substantial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texts, I track *Shubao*'s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describe the synthesis of sources. The source-tracking reveals that most of the news articles marked as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s from “Western” (*Xi*) texts were in fact intralingual and intersemiotic reproductions of texts and images in a limited range of Chinese-language periodicals. I then argue that the intention of such production was not only to relay daily information on current affairs, but also to exhibit a new category of knowledge that supplemented—if not contravened—the target readers' traditional learning. Further, in my close reading of a selection of associative news articles, I observe that it was in such a translational production that *Shubao* gradually acquired a combination of celebrative and sceptical attitudes towards the information explosio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ical press. *Shubao*'s uncertainty about information intertwined with the insecurity about translation, and the dual scepticism paralleled the increasingly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learning. This paper, thus, takes *Shubao* as an entry point to argue that newspaper translation was a significant interface, where traditional learning in Canton and the influx of information from the West collided, and where fine changes in the knowledge landscape of local Cantonese intellectuals took place.

Keywords: *Shubao* late Qing Canton translation scepticism